

辯
偽
錄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辯偽錄序

於五

元翰林直學素訓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張伯淳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辯偽錄之所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元

外五

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奉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辯偽錄奏對天顏睿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爲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偽經罷道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

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鼠匿未悛邪說諂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道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僞者戒試嘗攷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

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踊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曇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辯化胡之僞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視三界衆生由如一子棄背大覺是子背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棄智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條然無爲爾今盜名之徒叢囂黨援假立冠褐峻侈宮觀苟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謂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勿伐抱一爲天下

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化胡之僞是若拙若訥歟是善者不辯歟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末流爾雖然麒麟至於走獸鳳凰至於飛鳥蘭蕙至於薰蕕梅檀至於穢壤則世未有

舍鳳凰麒麟之瑞蘭蕙梅檀之馨而慙走獸飛鳥之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同也奈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僞妄不實之教復誇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毀至聖而弗憚三塗之淪溺乎斯辯僞錄之正名教

於五

三

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於巨浸者其爲言也至矣蓋有僞則辯無僞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礙之辯者邁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我皇金言喻辭

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爲萬世之龜鑑則斯錄豈小補哉

辯僞錄序

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縢玉宇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況乎法身無相高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氏太原人也系乎延讚之裔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爲家焉九歲落紺

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重之德彌彰桂去幽
巖馨香之風遠遞阿師內窮三藏之奧外覈
九流之源名冠於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
之口施不世之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聳
凌雲之氣班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
章寧堪並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
之書三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論混元隱
月之祕靈寶赤書之儀煥若曾膺明猶指掌
加以禪叅於五派傍閱於群書既有雄才巨
筆特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
吼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
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廼佛門之柱礎
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經今
孤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辭排毀
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之流咸生

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悲心愍其盲
瞽恐墮泥犁敕令製斯論耳震蕩法海摧彼
詞鋒碧鷄之銳競馳黃馬之駿爭鶩狀鴻鑪
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輕冰負勝之儔於斯
可見整歸慈定已破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
二十日復欽奉先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
一時焚盡由是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
於閭浮右如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
別傳性海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
餘紙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
高而和彌寡深可愧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
圓觀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
勉爲斯引輒以藤緋聯彼珪璋庶博雅君子
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襲祖沙門雪谿野
老貴吉祥述

於五

五

辨僞錄卷第一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蓋聞法王御世弘正道以濟時明主臨軒闡
皇極而拯物剪邪扶正崇德辯惑故堯誅四
凶而八紘道泰佛降六衆而五印歸心皆所
以整亂救焚啓迪耳目夫我佛者功成曩劫
爲物降靈無生示生利見大千之土絕相現
相頓化百億之方猶皓月之流空千江普應
若長風之噫氣萬籟聞聲誘癡子於一極之
乘引迷途於八正之路拔五濁之熱惱撒四
倒之樊籠指衣下之明珠剖塵中之經卷破
魔軍於道樹不下廟堂摧外道於金河折衝
無外恩流萬國澤及四生慈雲蔭有頂之天
法雨潤無疆之界群生無感大聖歸真聖哲
繼輝維持玄範則有馬鳴龍樹恢教網於西

天提婆愛賢建法幢於南印世親擅鞭屍之
德陳那騁吼石之奇挫外道於一時播嘉聲
於萬古洎乎金容東夢玉馬西來摩騰顯正
於洛陽道書咸從火化僧融破邪於關內梵
志結舌無言懸佛日於昏衢扇慈風於寰寓
英髦接武俊彥聯芳故有大統齊法上多能
折姜斌於魏闕法琳博物排傳弈於唐朝騰
盛德於當時震佳聲於叔世但以去聖逾遠
魔僞逼真紫實亂朱珉常混玉自非上智疇
克考明所以鼠璞濫名周人一其貴賤鷄鳳
殊狀楚俗迷其是非故有守文曲流拒爲異
端之說巧言邪道引爲同己之談雖至道無
損於毫釐而僞說有塵於視聽此幽途所以
易墜聖門所以難涉者也我元之有天下也
慶叶金輪禎符玉曆掩六合而光宅統萬國

以提封東盡蟠桃西窮細柳南移金鼎北抵
玉衡自尊盧赫胥以來秦漢隋唐之後未有
如今朝之盛者也太祖太宗頒明詔而匡護
元帝明帝捨金寶而修崇威思付囑之心共
仰慈悲之訓免其賦役展其化風今上皇帝
深仁睿智體道寬明荷四聖之雄基纂百王
之洪烈萬機之暇眷顧佛門諷百千藏之金
文延數萬僧之勝會植福覺苑修建伽藍政
尚寬仁澤及黎庶搜揚仄陋黜陟賢愚明釋
道之淺深達邪正之優劣道士無識蔑視國
家欺以朔方之居肆其私臆之辯丘處機妄
言諂上李志常矯飾媚時萃逋役之罪徒集
排釋之偽典令狐璋首編妄說史志經又廣
邪文效如來八十二龕集老子八十一化古
今不辯經史匪通攘竊佛書收爲道教採釋

瑞而爲老瑞換姓安名改迦祥而作老祥擅
爲已德僞中生僞虛上架虛張李聃出於空
洞之前屈迦文降於周莊之代立傳圖像行
板流通俾尹喜作佛尊老聃爲釋迦之祖伏
犧授訓高伯陽爲犧農之師軒皇問道於廣

於五

成認爲老子文王師承於呂望紐爲老君周

七

公屈膝於床前

老子教以
璇璣經

孔子厥角於座下

問滅三教而獨顯超千聖以居尊孤高五運
之前作師百代之下域中獨聖更有誰何巧
飾百端了無一實詳此圖也意欲剪除百氏
獨擅一宗掩犧軒之聖功滅釋孔之洪範元
惡大惑世人不知雖有窮之亂夏政王莽之
欺漢庭未足過也若非主上明聖朗鑒無惑
孰能察辯真僞目識是非由是特下明詔揀
定虛實萬載凶裁一時而拔爰有典教宗師

少林和尚者祖庭柱礎梵宇棟梁心質直而無私性淵澄而深博愍其愚瞽蕩彼迷封掃妖祲於長空揭佛日而高朗祥邁側聞斯論不可惜言嘉聖主之神聰美少林之雅對聊憑正典斥破狂談塞妄說之根源倒邪山之林藪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羞赧難伸九府洞仙慚惶無地且條數件舉一例餘俾夫金鑰各色涇渭分流玉液澆腸使迷涎而蕩散金鉀刮膜令智眼以分明爲暗室之夜光作幽衢之曉鏡通明達士知此道焉至元二年歲次旃蒙龍集星紀陽復之月絕筆於萬壽蘭若

妄立天尊僞第一

第一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

此幽玄微妙之中而生空洞空洞者真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無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中三氣三合成德乃生玄老即元始天尊也又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成德共生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因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第五化云老君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玉版玉諫之記金縢金匱之書秦漢魏晉之章

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稱佛名爲天尊不

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易鈞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

於五

九

極者質形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溟溟漠漠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生虛似敲空而求響僞中起僞如趁影之尋

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犧甲子唱乎黃帝將

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三尊爲有形耶爲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白鶴嘯歌嘒嘒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知海棗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鏤雪枉廢詞

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飾何足信哉老君哀周之柱史誑云混沌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乘玉衡之輿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廕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爲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爲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

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爲笑創立劫運年號僞第二

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氣其氣相擊往來亂射經百億萬氣之後其氣方慢往來流行爲自然之氣

此偷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之事也

又號彌羅萬

梵之氣又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氣之

後結吉祥之氣成一聖人自號元始天王同

時生五老

五行之主

其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又經

如上氣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年亦號赤

明同時生九老分爲九天又經如上氣數方

生老君劫號清運年號上皇時生八公又立

五運太易太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爲

混沌而分布天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曆之志史記天官之書皇

甫謚之帝年陶隱居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

先有年號三氣之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立劫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相釋教未來此土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說文云以兵憎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無名位

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分辯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號哉況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撓造甲子漢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立年號將古標古亦何僞乎或曰老子生於

天地之前別立年號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清運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羗偷王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爲混沌而分布天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開分三界僞第三

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爲三清三境即始氣爲玉清境元氣爲上清境玄氣爲太清境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

爲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上禪壽無量壽天
第三梵藍須延天第四寂然兜術天第五波
羅尼蜜不驕樂天第六洞玄化應聲天第七
靈化梵輔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無想無
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爲一天合二

十七天通此九天爲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
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六天爲欲界一太
黃天二太明天三清明天四玄胎天五元明
天六七曜天次一十八天爲色界一虛無天
二太極天三赤明天四恭華天五曜明天六

於五

十二

皇笏天七靈明天八端靖天九元明天十極
瑤天十一元載天十二太安天十三極風天
十四始皇天十五太黃天十六無思天十七
阮樂天十八曇誓天次四天爲無色界一霄
慶天二元同天三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十

八天名爲三界此上又四天名爲種人天一
常融天二玉隆天三梵度天四賈奕天此四
天超出三界又云上三天爲三清境一曰太
赤天二曰禹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大羅
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上玄都玉京鎮於其上

於五

十三

三尊所處焉又太霄隱書云大道君治在五
十五重無極大羅天中玉京之上七寶玄臺
金牀玉几金童玉女之所侍衛住居在三十
二天三界之外

辯曰詳夫蛇軀狀牛首炎之書龍師太鳳紀

少之典談天鄒論天黃之誥括地志輿地圖

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之號匪
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採他
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起黃帝而老
子涓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派爲道教諸子

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効佛神呪而作密言自後道書互相鼓唱空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闡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

之立四號約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勝妙欲名爲欲界形色超絕名爲色界根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與碧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辯相全不能知且道宗極

致惟盡昇天靈寶幽微抵貪羽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沉隨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鬱頭監弗是其驗歟

隨代爲帝王師僞第四

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犧時號鬱華子說元陽經教伏犧叙人倫畫八卦在祝融時號廣壽子說按摩通精經教以鑽木出火陶冶爲器在神農時號大成子說太一元精經教以播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成子教以抱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應子說莊敬經教以鳥官爲理分布九鳥以統百司在顓頊時號赤精子說微言帝嚳時號錄圖子說黃庭經帝堯時號務成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玄經七十卷又說道德經

於五

十四

一千二百卷夏禹時號真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殷湯時號錫則子說長生經二十卷周文王時號燮邑子說赤精經教以仁孝之道乃至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

辯曰夫賢之與聖名位不同古哲今人出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暮過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爲旦暮豈有隨代

登

十五

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士史記稱爲隱君子也避亂過關葬於槐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躡於上階名未廁於台輔何乃擢居聖地爲帝王師諡諡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蒿華孰肯憑焉潢沔擬廣於滄溟終

難信矣豈有開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有老子爲帝王師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並無老子爲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

矣僞且僞焉且伏犧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

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假

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況書傳所紀古

史所明有古史考並世本並明造物之源燧人鑽火伏犧畫

卦炎帝播耨女媧造篁黃帝作宮室軒冕樂

有咸池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

作圉碁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武

王有下武繇作城郭蚩尤作兵器歧伯造醫

俞附脉經伶倫制律隸首作算容成作曆大

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裳於

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作矢黃
雍父作杵曰孟莊子作鉅趙武靈王作靴蘇
威公作簾暴辛作塤后稷之孫叔均作犂蒙
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作瓦此皆各有
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矜覽爲我造又周易
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帝製造之事如云庖
犧氏之王天下也觀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
取諸離神農氏作爲耜耨爲耒以利天下日中
爲市交易有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
老子所造也竊他功業標爲己能銜名自高
君子不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爲務成子者案
後漢應邵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

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
越時爲范蠡在齊爲鴟子此則務成子乃東
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鈎引稱老子
爲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
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
顓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
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
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
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
子隨代爲帝王師何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
篋顏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
是人臣返爲上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屨何顛
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
子則桀紂之不仁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
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既然如是則

老子爲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
老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爲人師
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爲師而秦漢之
下至於今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亦虛
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樂之情

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流文藻晉世祖
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武帝文武兼
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混一車書此時
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玉振則知牽合巧
會枉廢詞章祇可誑於閭閻難可信於達士

嫫母加粉見者愈嗤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哀公

問子夏文見劉向新序呂氏春秋亦有文不次爾

老子出靈寶三洞僞第五

第九化云太上老君以中皇元年三月一日
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經三

百卷符圖七千章玉訣九千篇老君於上三
皇時出爲萬天法師又號玄中法師當龍漢
元年授上三皇洞真經一十二部以無極之
道下教人間其時人壽九萬歲於中三皇時
號有古先生當赤明元年授中三皇洞玄經

一十二部行無上正真之道以化於人其時
人壽六萬歲於下三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
君當開皇元年授下三皇洞神經一十二部
以太平之道化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
洞真洞玄洞神各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
尊經也

辯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關
二篇之教方闡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爲天
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致谷神
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牧此老氏

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雜凡流唯尚
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三界而立三清
仿三藏而立三洞虛勞紙墨妄飾詞章何以
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寶經王褒造洞玄經
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

胡經鮑靜造三皇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
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
清經隋末輔慧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
被誅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
五十卷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

於五

大

制採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
老子再現群賢不覩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
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據蕭
溫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校量
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

准脩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目錄
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後人妄制增
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
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
賢罕觀典籍不記書史無聞試問當今道士

於五

十九

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
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爲是何年
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而說何人傳來若
在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
若也妄言理須焚前乃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
寇謙得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爲矯飾法
師之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爲
法之師名爲法師法即是師名爲法師名義
不知妄安已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佛
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

三佛出人壽二萬何乃改彼三皇妄合其數
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
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
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
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
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
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犧之前文
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
源出佛經一代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
知何以妄著已典如琢美玉擬作甌窰雖受
劬勞智者見誚

遊化九天僞第六

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青羊大會引尹
喜冉冉昇空初至第一天見波利天帝乘九
光元靈之輿陰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

之節金童玉女九萬人迎老君入大有宮請
問自然之道如是摩夷天梵寶天化應天不
僑樂天兜率天須延天禪善天鬱單天隨處
天帝皆與天童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所
到天官皆設瓊漿碧醴丹液流薰蘭羞八徹
靈芝珍果

辯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赴諸
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而多
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萬竅怒
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豈止九天
伯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身居下位難等
聖蹤欲爲已德蓋善竊者鬼神不覺旣爲人
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輕舉禪定而感神通
老子旣無此功何以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
夫妻相忘耳目不分翛然絕寄心凝形釋骨

辨偽錄卷第二

於六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梓邁奉勅實錄撰

偷佛經教偽第七

第三十化云胡王見太上徒衆甚多疑見鬼魅遂積薪焚之火起衝天老君放身光明火

於六

中爲王說金光明經胡王益怒納之大鑊煮之三日老君鑊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華上說涅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爲佛與胡王爲師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辯曰夫麒麟闢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現銅山崩而洛鐘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況乎聖人設教權

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焚溺全無愧懼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之道哉剗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華經則道德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眞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蒂盜聽妄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學佛何乃合氣爲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偷大聖之至詮爲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盜牛之喻又同瞽者悞入金穴雖得其寶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此懺悔爲

事懺耶爲理懺耶約功德門而滅罪耶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說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著猶不招承更生拒辯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至如此

老君結氣成字爲第八

第八化云聖紀經云太上老君昔於龍漢之年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法度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禪離界以火煉真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衛羅世界北極鬱單國皆出法度人老君以五方真

於六

氣之精結成寶字大方一丈八角垂芒爲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

辯曰夫文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

是文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

綠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頡因而增

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斯飛白創於

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體漢字六形瘦

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爪顏體坡書皆循

於六

三

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豈假真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銜賣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

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文埤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而言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明哲亦由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賦玉樹冬蒨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彷彿扶桑而立號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迦維羅衛北方全收鬱單越名十洲所不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空闢五車了無一實偷鐘掩耳斯之謂歟

周文王時爲柱下史爲第九

第十九化云周文王時老君爲蠻邑子時帝紂荒虐天下塗炭乃乘飛颿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驂乘降於岐山之陽西伯聞之拜爲守藏吏武王克商遷爲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

王以仁義之道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

王之代世爲柱下史昭王時有黑氣之祥此破

佛生夜虹十二道老君以八天隱文授昭王

王不用之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之書金

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

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師於太公武

王師於姬且群書具載先儒盛談何乃違戾

百家別張毛目蓬心瞽唱矇目生靈夫欲聖

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談自招世誚案史記

別傳老子生於定王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
妄爲西伯之時乎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
力規諫匡其不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
爲忠臣者固若是乎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
御乘薄輦之車今則乘飛輦輪風伯前驅彭

於六

祖驂乘何自高之不經乎況彭祖此時已歿
風伯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
美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
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表
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王時
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兆而云
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說前云老
君爲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曜之冠披九
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神龍金闕之中
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女右陪萬聖擁隨

於六

五

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此高貴之位而不肯
居返就守藏之職屈身爲臣侍君之傍立柱
之下晨趨暮拜端笏搢紳捨喬木之高遷投
幽谷之賤地翻上倒下以何謬哉熒邑之號
周書之所不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
名無實孰肯傳信哉風求影種電尋根此之
謂歟若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
求仙親臨海上凌波涉險莫遇神仙虛想安
期之名不覩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熏人
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縱
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陵竟
無一補魏太武任寇謙之說建靜輪天宮廢
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藥身服黃
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師趙歸真餌
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近宋上皇信林

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佩驅邪之劔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遽患彌留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爲也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僞第十

第一化云老子生在五運之前第二化云老子生下三氣之中第六化云老君姓李諱弘元曜靈字光明以上和七年歲在庚辰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於北玄玉國天崗靈鏡山李谷之間玄靈聖母既誕之夕有三日出於東方九龍吐水月妃散華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真二十而有金姿玉顏棄家離親超迹風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鬱儀太章太洞真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輿下迎賜丹璽符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掌握十天河

海神仙第十一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七月一日託玄神玉精降太元玉女千三百年號無上老子一號大千法王第十二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九天飛玄玉女八十一年號高上老子第十三化云老君以清漢元年甲午九月九日降元素玉女七十三年號九靈老子第十化云老子以殷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女口中八十一年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二月十五日聖母剖左腋攀李樹而生生即行九步步生蓮華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道獨尊我當闡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又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水尹氏於厲鄉晝寢見太上從天而下化爲玄珠吞而有娠八十一年生而皓首曰老

子生李樹下指李爲姓

辯曰夫星流貫昂實標文命之祥電統樞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期星冠月輪顓頊以之應瑞赤龍曉暎言旌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異譜牒具

卷六

七

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步周行月妃散華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爲異事李耳若有徵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熒劉向新文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書中

耿恭拜井而水出

後漢書中

苟有奇相書爲美談

老既無文事必虛唱倚他大聖取爲神奇夫聖人現相雖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

李耳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

而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僞說百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重紀在伏羲之後尋虛撫僞誑惑後人前說五歲疑真二十八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

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厲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鬚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諂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爲老奇將此薰蕕亂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崗李谷地里之所匪詳王儉百家尉

王儉有

百家譜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

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去便將徐甲過流

沙斯則周未時人明矣 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吊之

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禎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孰憑案燉煌實錄云周桓王三十九年幸閑豫庭與

群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乾字元卑癯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宅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生而皓首故號老君此本實跡蔽而不傳偷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三番作佛偽第十一

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爲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爲佛與胡人爲

於六

師令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七寶座身長百千萬丈徧滿虛空又云老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梵天命煩陀王老君弟乘月精託陰天竺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

月八日右脇誕生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衆號末牟尼至匡王四年解化太上命昇賈奕天爲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感妙

於六

九

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而獨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

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土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摧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爲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爲已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整煩陀再現援前著後詒誑庸愚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爲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柴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額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調聖鯤化爲鵬蓋緣自變蛇蛻爲雉匪假他功此皆物理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爲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悖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惠

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生之號既然成佛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遷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爲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却入囂塵雜汙我聖人欺謾我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鄙屋之茅簷汝欣賈聃之榮我恥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愛老子變身作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也道士

不能加答善哉楊素之言此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度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冒名僭聖偽第十二

於六

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人歟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人也史志經云孔子

於六

十二

在魯老子在周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爲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歎故此指老子也

辯曰夫自銜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禹功嘉有勲而弗競孔

稱孟反

孟之反

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譽播於

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見列子仲

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推佛爲西方

大聖人之語也

唐琳法師對太宗之表張丞相作護法論皆引此文佛西

方聖人也

未聞老子在周孔子在魯故指老子爲

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我何多僭聖人者不

仁言乖理者非智且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

干老子老子師容成子演五千文縱然說聖

不能起於軒轅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爲聖

返指老子而爲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

圓萬行果證十身流光徧於刹塵分身應於沙界不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爲王中之法王出世獨尊爲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卜偃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爲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後漢西域傳史文論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竺乾今改爲開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爲不始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爲西方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又周穆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袖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來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騫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申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

罰乘象而戰申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爲西方佛生於彼故指佛爲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爲西方老子爲聖人哉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

於六

十三

一期問禮之事便爲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師主善爲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於師襄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鄉子入太廟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道爾豈有一事便爲師哉蓋當時老子爲守藏吏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問禮便爲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銜世求爲人師君子不爲也

合氣爲道僞第十三

第二十三化云老子以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函關尹喜旣見邀歸本第說道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要老君曰善乃爲解道德之要曰道者謂泥丸泥丸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降下至丹田名堵謂脾也脾者中黃太一也黃氣徘徊理中宮萬物之母者謂丹田也丹田玄牝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氣下降周旋三宮同出而異名者謂精也一曰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之又玄者謂左右腎也衆妙之門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爲屎此依張道陵解有無相生謂口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授尹喜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及八煉九還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還丹仙華流

高飛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須臾當得雌
雄分亂珠可以騰變致行廚靈童玉女我爲
夫出入無間天同符真精凝霜善沉浮汝其
珍敬必來游又授九丹之名及歌曰

圓三五 寸一分 口四八 兩寸唇

長二尺 厚薄均 腹三齊 坐垂溫

陰在上 陽下奔 首尾武 中間文

始七十 終三旬 內二百 善調勻

陰火白 黃芽鉛 兩湊聚 輔翼人

子處宮 得安存 去來游 不出門

辯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爲恬憺內持謙卑
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功而
爲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門虛設
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爲至道守兩腎爲重
玄鄙穢麤浮誑詭間里王喬羨門之輩非好

於六

十四

此乃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道丹經煉訣不
見延年服餌食芝罕曾久視周武服丹而喑
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他多少賢良不守樂
天之旨既道德真訣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
不足貴也今之道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
亂書祗貪夜飲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
或有拘環牆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
而不行此謂癡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
而齊肩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
有運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
謂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爲道父子聚塵或有
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嚙津
謂之醴泉呼男根爲金莖只圖強勁呼女竅
爲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爲真人呼交構爲
龍虎嬰兒姁女鉛汞丹鑪故曰開命門抱真

於六

十五

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羅地網故張
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
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田者玉門也唯以
禁忌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尿孔也又
道家內朝律云禮法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
私房詣師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常立
功德不得失內侍之序不得貪外道失中御
之道不得抄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嫌
醜愛美又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
男女交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
彼此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
師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
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清
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媾媾以爲真修不
思歸根復命之言唯行合氣鄙薄之術以此

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叵得以斯滅
罪罪不可亡以斯消災災不可退以斯求福
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出何異蒸砂作
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無所獲嗚呼棄驪
珠而拾礫幹夏鼎而羨甌自悞悞他死沉苦

海哀哉哀哉

辯僞錄卷第二

辯偽錄卷第三

於七

元道者一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偷佛神化偽第十四

第四十二化云老子入摩竭國現希有相以化其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耒摩尼至舍

於七

衛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百千萬丈又至罽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能燒鑊不能煮水不能溺胡兵百萬弓矢劒戟一時摧落飛電八衝聲如霹靂人馬驚仆北郭先生空中頌讚又至條支國手撥大山至

拘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道至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中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行又至于闐於南渠山示教胡王令尹喜化作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圓光足踏蓮華從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

王曰此吾弟子與汝爲師又留神鉢令得法味又於毘摩城地變金色放九色神光徧照塵沙國土即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華玉女浮雲而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和香奏鈞天樂又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昇天去老君又於葱嶺降大毒龍徧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桑門二千五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國下引八學士議證其事跡

辯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志圖六十卷志四十卷並紀西天五印有佛聖合一百卷成西域志

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留名字
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今代國使
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化之說古谷
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有佛僧行近西
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森然若林彼國君

王唯是和尚又唐王玄策奉使西行至摩竭

陀國於耆闍崛山及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

佛聖化未聞說有老君之事

上之銘讚在王玄策傳中又

湛然居士扈從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又國
越天山過雪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

事即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
思干西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
親諮詢老化云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
偽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

夫顯明神聖至人之能鼠竊狗偷狡兒巧倖

卷七

二

且聖王之立教也自近化之然後及遠故書
叙堯之盛德先親九族然後平章百姓百姓
昭明然後協和萬邦故能光被四表格於上
下文王之德先刑寡妻後清四海故遠方慕
義九譯而來老君爲柱史之時周道不興諸

侯擅權大夫執政上陵下僭州土日促李耳

既有神聖即合拯頹扶弱富國安民使君臣

各位不相逾僭何乃九州遠棄一身西遁若

能自己家鄉顯大靈異九族光榮一門謹慶

不亦妙乎而八十四年茂無奇異雇人駕車

西過函谷身死扶風

今有扶風槐里鄉有老子塚

偽云西

去纔踐羌胡即有神通神州中原全無一驗

無人見處便唱萬端偷佛勝能巧說附會佛

之神異西經具載今有聖跡老君靈變東史

不書以此驗之虛實見矣明眼君子試聽根

由世尊上忉利天爲報母恩三月說法李耳效之亦昇太微世尊成佛不起道樹而昇六天老子倣之亦遊九天世尊菩提樹下示現降魔弓矢盡變老君亦摧劔戟世尊向拘尸那國路擲大石老君亦撥大山世尊說大集

經並集諸王老君亦會八千餘國世尊北游降阿波羅龍王兼留其影老君雪山亦降毒龍世尊於本行經說九十六種外道老君亦降九十六種外道世尊現大神力須彌山王涌沒低昂老君亦山飛石裂海水逆流世尊

留下神鉢以福群生老君亦留神鉢世尊右脇而生老君剖左腋而出世尊周行七步表圓滿七聖財故老子乃行九步妄合陽極之數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老君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佛說真應二身顯其權實老君亦

說真身法身佛說身有四種謂法身報身自他化身老君亦說虛皇元始道君老君佛說

三界彼說三清佛說三輪持世彼說三氣下運青龍白虎像彼金剛玄中法師倚於聖者學禪庭而建方丈依佛宇而樹法堂以至歌

讚偈唱之文鐘鼓雲笈之飾祭靈送死懺悔

消災九幽懺文二十四願戒

全依華嚴十地品十不善法集

成據釋有者彼便立之此處若無彼不能制則知凡百立事全取佛門代代穿鑿人人妄起金鑰相混智者難分本欲粧點自家翻成

混沌鑿竅耳目具矣真神喪焉棄道德之真文收僞說之澆薄教門中折誰之罪歟且北郭先生本侍漢武今隨李老愈見後增又南渠山及毘摩城本佛聖跡望合其事屈相附會恐人不知今具出之案西域記云于闐國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

今改南渠

室稜伽山中

有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佛至此爲諸

人天略說法要巖有石室現有羅漢入滅盡

定以待慈氏此則非老君明矣又曰王城東

三百餘里有姬摩城中有彫檀立佛之像高

於七

二丈餘甚多靈異時放光明隨有疾病禱之

即愈此像本是優填王造佛滅之後凌虛而

來以福此土釋迦法盡像入龍宮評曰據此

記說文甚昭然佛之聖蹤欲爲老跡汝雖巧

會且宜三思駟不及舌請君隱臆八學士議

雖號唐人唐書列傳一無名姓況復所議不

入要策進退兩求並無可據設欲廣辯枉廢

詞章道士虛陳不勞煩叙雖有員半千名傳

無化胡經議詳此謬經古今排擯唐中宗禁

之於前代

見劉煦舊唐書

今世宗斷之於後朝

見悟然

卷五

破化胡狀

若實真文孰敢除滅而無識道士恒踵

斯跡使老子獲僭聖之罪俾道人招謗佛之

愆王浮已在地獄史志經又投園戶老子本

欲隱遁志經推出戶庭垂歸根之本心轉流

浪於他土執迷不返固妄難除同木石之頑

囂似藥酒之瞑眩今之辯析要破狂心返正

道於醇源引邪徒於坦路知道德是賢者之

語識化胡是妖怪之談弘老子謙靜之風抑

道士誇衒之弊皆遵斯訓雅道長興如曰不

然覆車及之爾

論曰大法東流千有餘載時君信毀代涉淪

隆邪正爭衡未曾勝釋而道士爲僧前後三

代初漢明帝夜夢金人飛來殿庭項有日光

遂遣使西求佛法從此入洛旣圖於顯節陵

上又經譯在蘭臺室中而道士矜能欲騁薄

伎摩騰暫現神異無不歸心佛教鍊而愈精
道書焚而火化由是改邪入正落髮爲僧比
齊高祖文宣皇帝投誠佛理銳意法門而道
士無知縱其私憤騁螢光之耀掩龍燭之輝
文宣試之一無可駭聖上匪施於寸刃脩靜

納欵於轅門剃髮去冠一皆爲釋我聖朝蒙
古皇帝深仁睿聖體道多能英謀扇於八紘
威稜擅於萬國留心佛理備曉正邪究道教
之麤浮達釋宗之要妙首行明詔特與掃除
欽惟今上皇帝稟太易太初之質資天皇天

帝之靈道契百王播淳風而育德智周萬物
弘至治以濟時若末尼珠豈受纖塵之汙如
軒轅鏡寧容片垢之惑故能英明獨斷亮察
是非息道士之虛聲識僧徒之實理敬承先
制重與辯明具召兩宗詳其優劣陣旗未展

街壁倒戈空談六韜之謀不補三代之失脫
袍剃髮盡付釋門蓋以邪法易摧是真難滅
匪經鑪鞴何顯真金妖氣於是昇消佛日於
是高朗使迷途者從茲返路溺喪者於是知
歸爲今代之銓衡作後來之藻鑑但佛教慈

仁本無爭競邪徒狂狷妄說多端以汝不平
起我分別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良在斯矣
夫儒道釋三世稱三教約其懲惡勸善則三
教皆可遵行較其宗趣淺深則不能無其優
劣漢唐已來固有定論不待餘人妄生高下

於七

六

佛教慈悲利生爲本老君謙退遠害爲功儒
法濟民忠孝爲首忠孝行則可以全家國播
身命謙退行則可以解紛爭除後患慈悲行
則可以濟群靈窮性命沿淺至深表裏相救
亦由天有三光互相顯照鼎有三足共力扶

持然道宗多偽別唱規模欲罩古今獨超儒
釋然前賢後哲各著典謨咸遵於佛不言老
聖案文自驗何必強爭孔子對太宰曰丘聞
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此出列子
仲尼篇

老

子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

此出老
子經

此孔

老推佛爲聖人也符子云

符朗

老氏之師名

釋迦文後漢牟子云

爲符
朗

堯舜周孔老莊

之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麒麟尚書令闕澤
對吳主云若將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之遠

矣何以明之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

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

非比對吳主善之加太子太傅

此出舊
吳書

比齊

光祿大夫顏之推出云

則篇

佛家三世之事

信而可徵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豈徒六經百

氏之博哉非堯舜周孔老莊所能及也唐祕
書監虞世南帝紀史論云老子之義谷神不
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
教也釋氏之誥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
死歸於寂滅此象外之談者也後周王褒庭

詰唐李思慎釋道十異深有旨趣不勞繁出

智者知之

後周王褒庭詰章在梁弘明
十異又在清涼華嚴大教中

今上

皇帝嘗有言曰世人將孔老與佛稱爲三聖

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達性命唯

說現世止可稱爲賢人

暗符班固九等人表
老子列在賢人之階

及孫盛有老子非大佛之垂範窮盡死生

善惡之本深達幽明性命之道千變萬化神

聖無方此真大聖人也自今已後三教圖像

不得與佛齊列唐李商隱

字義

三教贊曰儒

吾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

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

尼師子老師佛

也以此酬校穹壤懸殊以此求宗蘭萬自辯

且夫其流易曉闢澤之對天分

對吳主事其理難

惑思慎之文海截

李思慎釋道十異文

虞世南之著論

嶽峙淵渟

帝王通紀

顏之推之述篇雲開日朗但

以去聖時遠魔僞亂真苟非其人道不虛設

仰惟今上皇帝受佛付囑不忘護持萬機之

餘留神釋典西天德士東土明師屢詢三藏

之言妙達一乘之旨偏欣論議頗尚毘尼窮

性相之淵源達釋道之優劣龍蛇易辯天眼

難瞞卷氛裊於九霄布慈雲於四海再然慧

炬荐燭智燈爲法宇之棟梁作釋天之日月

祥邁叨生像季慶遇昌時每有雅談預聞座

未載欣載抃述頌曰

二儀始判三才肇分樹君建國爰濟斯民

於七

羲軒以來五運相襲金朝政衰玄天繼迹

太祖撥亂世宗建隆篤生我后紹美前蹤

納欵南宋聽獻西荒梯山航海萬國朝王

天縱神聰生知妙道建寺龍庭誦經瓊島

道士庸愚鳴張老聖眩彼魚目掩此金鏡

聖明懸鑑特出狂談一言逐北萬古司南

佛日高懸法雲廣布九有回光四生蒙福

保龍圖而鞏固慶鳳曆以彌新

統金輪而永曜調王燭而長存

邵鴻名於帝錄於七煥大寶於蒼旻九

播皇威於戎夏等眞固於乾坤

躋黎元於壽域享邦國之來賓

敦王道之坦坦宜子孫之仁仁

聖皇延於萬載懿后樂於千春

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唐漢之足云

後記

余昔見唐人譏道士云出言猥穢誑妄不真使人奉者不仁不孝家生梟鏡之兒無禮無親世出豹狼之子又見新落髮道士罵長春宮家云教門無事汝等受榮教門有害使俺受辱尊稱掌教披藍袍日無素食月有佳宴粉白黛黑滿目歡呼螻首蛾眉終宵私樂賄他上分之饌受他罄折之恭昧天謾心今日自感乍聆此語以爲不然今此觀之未爲過也老子生於厲陽之鄉終於槐里之地此本墳隴棄而不修恣荆棘之荒涼任狐兔之蹂踐年終臘節孰聞道士之蒸嘗獻歲秋成弗覩女冠之杓祀行人爲之隕涕見者爲之哀矜而漫說化胡之妖言流落他邦而不返王浮發乎餘竅志經又揭臭風使老子重玄

之妙門到此掃地而蕩盡且今八十一化其中五十餘化偷佛效顰二十餘化道聽塗說唯有一化言老子授尹喜道德真訣全將合氣運精而爲立功不以清淨爲心專以交遘爲道以斯祈福福云何生以斯禳災災云何殄祥邁仰荷宸恩忝充釋子刳心守道閉戶閑居待殘喘於桑榆無求辯於邪正憤志常之奸狡嘉少林之甄明蕩化胡之穢談返遏占之寺宇光輝釋範匡弼真乘功蓋補天業隆立極雖摩騰見美於漢朝法上溢名於齊代法上比齊大統與道士爭論道士落髮以今校古曾何足云哉加以主上明聖洞曉佛心知玉石之不同審薰蕕之異氣佛是聖中之大聖老是賢中之大賢既天壤之懸殊亦珠礫而異價由是特回天睇目察實虛偃彼濁風朗茲慧日祥

邁預斯嘉會慶躍心靈希前代之清塵仰先
哲之洪範輒憑古典斥破今圖拔妄說之根
株折志經之誑辯本願末墜瓦解冰消豈唯
千載之楷模亦顯一時之奇事靡敢遜於龍
藏亦可續於弘明唱斯言而不慚冀英能而
知賞撫我華者難與言論云至元單闕之歲
孟春絕筆道者山大雲峯禪寺灑掃比丘祥
邁記

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
宜燒毀

化胡經王浮撰 猶龍傳

太上寶錄宋謝守撰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記 帝王師錄

三破論齊人張融假託他姓

十異九迷論傅奕李玄卿 明真辯偽論吳

十小論吳 欽道明證論唐員半千假託他姓

輔正除邪論吳 辟邪歸正議杜光庭

齋邪論梁 辯仙論梁 三光列記

謗道釋經破大藏經林靈素杜光庭撰 五公問虛無經

三教根源圖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

道先生三清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赤書度命經

十三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南斗經 玉緯經

靈寶二十四生經 歷代應現圖

歷代帝王崇道記 青陽宮記

紀勝賦 玄元內傳 樓觀先生內傳

高上老子內傳 道佛先後論

混元皇帝寶錄

長生天氣力稟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道
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慰司按察

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裏戊午年和尚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輸了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尚更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都燒毀了者隨路

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燒毀壞了者麼道來如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底經文并印板至今藏著却不曾毀了更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中書省宣使苦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

張平章等衆人每迴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君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諸子等書徃徃改易名號傳注訛舛失其本真偽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妻女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男爲君相女爲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等及令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試之於火

於七

主

皆求哀請命自稱僞妄不敢試驗今議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有道藏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據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俱係後人捏合不實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

乾淨准奏今後先生每依著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愛佛經底做和尚去者若不爲僧道娶妻爲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說做來底道藏經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衆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

於

三

日不問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拘刷見數分付與差去官眼同焚毀更觀院裏畫著底石碑上鐫著底八十一化圖盡行除毀

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隨處隱匿道家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言窺圖財利誘說妻女如此誑惑百姓符咒文字及道家大小諸般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拘刷與隱藏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諸子醫藥

等文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宣撫司每根底城子裏村子裏達魯花赤根底官人每根底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馬兒年和尚先生每持論經文問倒先生每的上頭十七箇先生每根底教做了和尚也已前屬和尚每底先生每占了的四百八十二處寺院內二百三十七處寺院并田地水土產業和尚根底回與也麼道張真人爲頭兒先生每退狀文字與了來又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教燒了者石碑上有底不揀甚麼上頭寫著底文字有呵盡都毀壞了者麼道來又已前先生每三教裏釋迦牟尼佛的聖像當中間裏塑著有老君孔夫

子的相貌左右兩邊塑著有來如今先生每把已前體例撇了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者有麼道這般說有依著已前三教體例裏做者釋迦牟尼佛的聖像下頭塑有呵改正了者麼道斷了來如今少林長老爲頭兒和尚每奏告教回與來的寺院內一半不曾回與了的却再爭有又說謊做來的化胡經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燒了有三教也不依著已前體例裏做有麼道這言語是實那是虛真箇這的每言語一般呵一般斷了者別了呵怎生行的依著已前斷了的內不曾回與來的寺院有呵但屬寺家的田地水土產業回與了者說謊做來的化胡經文書印板不曾毀壞了的有呵毀壞了者三教也依著已前體例裏做者俺每的這聖旨這宣諭了

卷七

十四

呵已前斷了的言語別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回與呵爭底人有呵斷按打奚罪過者又這和尚每有聖旨麼道已前斷了的已外不屬自己的寺院田地水土爭呵不怕罪過那甚麼聖旨俺每底鷄兒年六月二十八日開平府有的時分寫來

長生天底氣力裏蒙哥皇帝福蔭裏薛禪皇帝潛龍時令旨道與漢兒州城達魯花赤管民官僧官僧衆道官道衆人等據少林長老告稱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兒爲頭斷

卷七

十五

事官斷定隨路合退先生住寺院地面三十七處却有李真人差人詐傳蒙哥皇帝聖旨一面奪要了來這言語問得承伏了是李真人差人詐傳的上頭如今只依先前的聖旨委付布只兒爲頭斷事官元斷定三十七處

辯偽錄卷第四

於八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夫三聖人教列於中國猶鼎足而峙以扶皇化夫子之言仁義者軌於不道之士也老子之守謙退者息於躁競之徒也釋氏之談性命者欲令返源也而叔葉紛論獨師已見自

於八

矜自勝迷本迷宗蓋不達道之通途守於一岐之說也殊不知仁義行則人人蹈於君子之徑矣謙退行則人人杜於貪恪之求矣性命明則人人達於妙道之源矣不如是者何爲達士君子乎仲尼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幾於此矣而晚世道士專尚誇誕以譎詭不經爲奇異以誑妄不真爲妙門棄二篇之醇濃雜三張之穢術王害風以顛狂爲至德不識道之淵源丘處機以行鸞爲

神奇失全真之要妙西行萬里不明對主之談東迴三年偶合標其殊異欺人調聖矜術自高始爲烏有之談終成無是之說古來矯妄且略不言今朝行事且陳數段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龍飛朔野虎步中原膺寶曆以匡圖赴昌期而司牧順天革命戡亂定功軍國雖煩留心覺路首頒恩詔護持佛門大聖神化不可測量所在形儀無得損壞隨處寺宇所有田地水澆上地水碾水磨寺用什物凡是佛底並令歸還莫得侵占大小科役鋪馬祇應並休出者出家僧人是佛弟子與俺皇家子子孫孫念經告天助修福者凡是僧人去住自在休遮當者有歹人每倚著氣力搗擾佛寺奏稱名姓來者後代明君咸遵此式而魔辯逼真妄生高下咸言丘公開三教之

基爲儒釋本地試叙首末請詳臧否初全真之興事非振古按元裕之重陽真人碑云金朝正隆中有王世雄者三輔人也少以任俠見稱中歲忽有所得遂棄家事浮沉酒間詭浪無節猖狂妄行吐空獨笑時人以爲病狂

遂目王害風焉後遇譚衷二道士汲水飲酒狂縱愈甚狡獪難測於縣東掘墓止之以活死人目之居之二年移於劉獎庵大衆不聚於三人庵不構於二屋自是棲遲土窟託處窮巷破裘敗絮以裹其身執杖操瓢乞食自濟效癡禪之守默坐環牆而自拘嘗謂禪僧達性而不明命儒人談命而不言性余今兼而修之故號全真行丐而東至寧海軍得弟子馬丹陽丘處機劉譚郝凡七人全真之教乃大行焉後其徒潘志源等致范君幕府致

之王君書數命元裕之述碑贊德裕之引葛洪稚川之於晉陶弘景貞白之於梁寇輔真之於魏司馬子微之於唐陳圖南傳之於宋叙此數賢皆不及之曲成其美而全真之輩謂不光故好問之文立而復毀其徒又發杜

順寶塔聯環金骨埋於世雄壙中爲王害風

之舍利焉

金朝世宗章廟禁斷其風使楊尚書就海州竟杖斷丘公八十而音

不絕世之共聞非妄言也

道士丘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

人號長春子師王害風繼唱全真本無道術有劉溫字仲祿者以作鳴鑄幸於太祖首信

僻說阿意甘言以醫藥進於上言丘公行年

三百餘歲有保養長生之術乃奏舉之戊寅

中應召北行丘公倦於跋涉聞上西征表求

待迴使中書湛然溫詔召之丘公遂行初上

西征大石林牙及可弗又國盡有其地唯算

端汗奪破乃滿之地軍馬強盛據有尋思干

城或云邪木思干聞上西討即南走入鐵門

遁於大雪山南潛趨印度上率衆襲之駐蹕

大雪山南辛巳冬十一月十八日丘公至尋

思干城以雪山大雪屯谷可有二丈深不可

行且止城中壬午夏四月初五日始過雪山

達於行宮至上前數拜退身致敬禮畢然後

入帳上問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躬丘公遽

巡拱身答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藥上

以言實賜以馬乳時迴紇山賊亂於密邇且

令丘公還尋思干城期以十月再詔八月後

旬丘公復至行宮凡有所對皆平平之語無

可採聽問其年甲多少僞云不知考問神仙

之要唯論固精養氣出神入夢以爲道之極

致美林靈素之神遊愛王害風之入夢又舉

馬丹陽恒云屢蒙聖賢提獎真性遨遊異域

又非禪家多惡夢境蓋由福薄不能致好夢

也又問湛然居士觀音贊意中書輕而不答

而有識聞之莫不絕倒旣而東迴表求牌符

自出師號私給觀額自填聖旨謾昧主上獨

免丘公門人科役不及僧人及餘道衆古無

體例之事恣欲施行上之所說湛然居士編

入西遊錄中備明丘公十謬回至宣德等州

屈僧人迎拜後至燕城左右鼓獎特力侵占

使道徒王伯平騶從數十懸牌出入馳躍諸

州便欲通管僧尼丘公自往薊州特開聖旨

抑欲追攝甘泉本無玄和尚望其屈節竟不

能行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爲文成觀景州奪

龍角山賈先生改爲冲虛觀後僧欲爭丘公

移書從樂居士文過飾非平谷縣水谷寺正

殿三身皆劉鸞絕手悉打澗中改觀居之太
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淨居山穿石作洞
改爲道院立碑樹號相州黃華山隋唐古刹
碑刻存焉道士占定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
道士占訖灤州下縣數座佛殿道士拆訖并

於八

毀佛像檀州黍谷山靈巖寺昔是鄒衍吹律

之處堂殿廊廡悉皆完足全真賈志平王志

欽倚著丘公氣力蕩除佛像塑起三清石幢

子推入澗中有底田園占佃爲主改名大同

觀檀州木林寺正殿懸壁壬子年全真許知

觀拆毀塑像改立三清號爲天寶萬壽宮良

鄉縣東南張謝村興禪寺地土棗樹林檎園

并外白地丘公弟子孔志童強占種佃欺侮

尼衆如此等例略有數百雖莊躋狼戾於南

荆盜跖跋扈於東魯方今剽劫未爲過也不

於八

五

以道德爲心專以攘奪爲務後毒痢發作卧
於廁中經停七日弟子移之而不肯動疲困
羸極乃詐之曰且偃之與寢何異哉又經二
日竟據廁而卒而門弟子外誑人云師父求
福編丘公錄者李浩然集來即日登葆光而化異

香滿室此皆人人具知尚變其說餘不公者

例皆如此故當時之人爲之語曰一把形骸

瘦骨頭長春一旦變爲秋和灘帶屎亡圖廁

一道流來兩道流斯良證也大道四祖之語也即丁

亥年七月初九日也後道士志常字浩然號

真常子簪冠自整紹復前蹤斂道士之財買

王臣之意媮薄巧飾趨媚時流虛冒全真之

名不行道德之實梟鳴正道虎視釋家挾邪

作威侵占佛寺襲丘公之偽跡扇殘賊之餘

風縱群下之剽奪任私情之毀撤打佛像而

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貪得忘仁窺求無度他處遼遠恐人未憑且叙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略舉一二驗知虛實京通玄關觀音院正殿三間塑畫完具李志常遺本觀道衆打絕聖像塑著三清雖屢陳訴抗詔不與今雖革正而街西院舍近三十楹尚未分付京淨恩禪寺正殿房寮方大庫舍五十餘楹殿內無量壽佛十六觀像金碧炫目女冠改作修真觀永占住持京閤忠寺東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守住坐京慈聖院長春宮薛道錄改爲玄都觀占住京寶塔寺經藏院天長觀下任道姑福童占定住坐京資聖寺唐遼舊刹前後通街地有三十餘畝房有百十餘間全真輩志朗改作葆真觀占定住持京顯花門外金橋

寺正殿釋迦渾金成就全真張知觀拆毀大殿平治基址安先生丘塚改作墳地京銅馬坊建福院全真鬚頭張先生占改住坐京春臺坊西萬盈坊弘教院正殿聖堂僧寮廚庫菜園石碑盡被樊先生拆打訖却將木石於戴外郎宅東蓋訖天齊仁聖廟京西北隅吉祥院長春宮占作窯場煉丹經今聖旨斷定由未分付玉田縣北鄉妙峰院全真榮道士盡行拆訖於田家莊蓋女冠楊道姑路道姑住坐通州在城觀音院前後正殿廚庫僧房全真陳和童打壞觀音改塑老君易名通仙於六觀宛平縣齋堂村靈樂寺全真劉知觀把釋迦太子賣與他人火爆石碑藏了銅鐘拆訖佛殿壞了舍利寶塔平蕩墳林蓋作通仙觀塑起三清涿州在城設濟院有舍利塔七層

五十餘尺全真賈先生夜間拆了塔尖本官詰責逃了甲寅年改爲齊仙觀涿州行滿寺觀音殿有白玉石觀音菩薩坐高三尺有糠禪任志堅夜中打碎共十一塊并占訖寺院改爲永寧觀住坐廣因寺常住位舊堂咸備全真梁先生改作十方觀住坐平谷縣曆西寺正殿聖容全真王知觀打壞塑像占植栗園磨了石碑耕了地土文家莊水谷寺殿宇三門雲堂庫房水碾園土全真王知觀打了塑像却塑老君并獨波寺正殿拆訖占植栗園改作道院順州年豐龍泉寺麻地棗園并餘白地盡被馬法師占定改爲大道觀安次縣北臺寺全真羊皮李占佃普慈寺楊道姑占訖遵化縣臺山寺下院靈應山栗園劉先生占淨因院羅文谷栗園張先生占植縣東

北般若院大殿中曠寺雲堂淨家谷雲堂三門盡被張先生拆了蓋作開陽觀薊州天香寺栗園地土盡被王道政占佃舍利寶塔高四十尺王道政拆訖塔上鐵竿亦自使了又拆了墳塔十三座甘泉山下院水碾一所孫先生强行蓋了報國寺下院栗園賈先生占了崆峒山下院田地栗園吳先生蓋觀占守如此等例寧可具詞其餘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關西平陽太原武朔雲中白霄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餘處皆李志常之所主行又自覽貢獻圓米果木蜜煎茶薑馳驛馬疋每歲上下要君取榮不以謙退爲心專以銜名爲務壬辰中合罕皇帝吊民洛汭問罪汴梁急於外征未遑內整而志常奸心狙妬欲欺佛

家蔑視朝廷敢爲不軌乘國軍擾攘之際當羽檄交馳之辰縱庸鄙之徒作無稽之典令狐璋首集僞說史志經又廣邪文救麥不分古今匪辯採王浮之詭說取西昇之鄙談學佛家八十二龕糝老子八十一化要合九九之數簣鼓二篇之風乃舉李耳在虛無之前屈迦文降周莊之代倚竊佛教增闡多端欲高釋氏之前乃說李耳在陽甲之歲欲登儒者之上乃立九歲在太易之先欲同佛家五方如來乃說五方出法度人擬偷佛經世界初成風輪下布乃說氣射往來變作彌羅之氣如此之事一一難陳祇欲混自濁流濫彼清濟金鑰相雜涇渭難分調聖欺賢蔽蒙天下瞎他正眼昧自心靈天遏佛門溝壑正道傲慢典憲不懼朝章使秦川道衆暗板流傳

卷八

遠地發揚欲妨自害不遇明聖真假孰分佛法中興待時而顯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蒙哥皇帝克岐克嶷曰聖曰明布政簡嚴聰達神武修祖宗之令典酌先代之洪規率由舊章不忘外護初鑄國寶先贊佛門凡是僧人並無徭賦聖旨特賜那摩國師白金二千定計鈔二修福佛門又令勝庵主發黃金五百十萬兩兩白金萬兩於昊天寺大作佛事七日方滿飯僧萬餘也道門志常以八十一化圖刻板既成廣張其本若不遠近咸布寧知李老君之勝宜先上播朝廷則餘者自然草靡乃使金坡王先生道人溫的罕廣齋其本徧散朝廷近臣土魯及乞台普華等並授其本時少林長老裕公建寺鵲林皇上欽仰因見其本謗訕佛門使學士安藏獻呈阿里不哥大王訴其僞妄

卷八

九

大王披圖驗理閱實甚虛乃奏天子備陳詐冒破滅佛法敗傷風化天子未詳真僞俾召少林長老及道士李志常於大內萬安閣下共丞相鉢刺海親王貴戚等譯語合刺合孫并學士安藏帝御正座對面窮考按圖徵詰志常一詞罔措拱身叉手唯稱乞兒不會而已推以不知少林讓曰汝既不知何以掌教志常又默無言少林因曰道士欺負國家敢爲不軌今此圖中說李老君生於五運之前如此妄言從何而得且史記老子與孔子同時出衰周之際故唐初秀才胡曾詠史詩云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將徐甲去流沙此則周末時人明矣何乃妄構此說謾昧主上乎志常曰此是下面歹人做來弟子實不知也少林又曰

老子既是大賢宜當佐國安民匡君不逮何乃坐視亂亡西去流沙忍而不救乎自己家鄉而不能整且欲遠化羌胡不亦謬哉此同頭上火燒而不能却且欲遠救他山之火縱是愚人亦知迂誕志常拱默無言面赭汗出少林重奏曰道士欺謾朝廷遼遠倚著錢財壯盛廣買臣下取媚人情恃力凶愎占奪佛寺損毀佛像打碎石塔玉泉山白玉石觀音像先生打了隨處石幢先生推倒占植寺家園果梨栗水土田地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

有五百餘處今對天子悉要歸還而志常情願吐退別無訓答少林又曰此化胡圖本是偽造若不燒板難塞邪源志常唯言情願燒却更無伸說上曰我爲皇帝未登位時舊來有底依古行之我登位後先來無底不宜添

出既是說謊道人新集不可行之時勝講主
瞋目詈之指爲畜類塊然無對帝謂群臣曰
道士理短不敢訓答也少林翌日復上表云
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舉枉錯諸直能使直者枉此二者賞罰之

源治亂之機莫不發乎其中矣自生民以來
淳朴未散故三皇五帝垂拱南面其政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是以聖人觀天文以察時
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及三代以降姦宄
日萌故聖賢間生應時設教或洗之以道德
或封之以仁義以防微後世之弊也於是我
釋迦大覺以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
四月八日生於天竺父曰淨飯皇帝母曰大
術聖后夢感白象駕日輪忽墜於懷覺時乃

娠誕彌厥月聖母攀枝右脇神化而生列宿
觀於紅蓮九龍沐以香水三十二相以嚴體
八十種好以隨形指天地以稱尊現吉祥而
應世四門觀苦午夜逾城六年苦行以圓曠
劫之因萬德周身以克多生之果教談三百
餘會化揚八萬之門受波旬請而入涅槃順
衆生機而示圓寂由是道超凡聖化被人天
凡聲教所及莫不波蕩風靡而從之冠其位
於列聖之首也學其道者持五戒則備於五
常修十善則杜其十惡存者安於王道亡者
託於人天其大則頓息生死之源獨出聖凡
之表也繼有東夏賢者是曰老君以周第二
十二帝定王二年丙辰九月十四日生於楚
國苦縣厲鄉曲仁里父曰韓乾母曰精數孕
八十一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姓李名耳字

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羸反唇鵡鼻體尖胯闊聃耳鬚頭生而皓首故曰老聃以疑獨之道秘于心以三寶之德資于用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至簡王二年官至守藏吏十四年遷太史及景王二十三年己卯以七雄分霸天下擾攘老氏不忍坐視其弊有紫氣浮關欲西涉流沙而訪至函谷得關令尹喜授以道德二篇深造妙道之理已而弗克流沙死於槐里即而葬焉乃京兆之興平也後之學其道者虛心實腹游於道德默於聰明高蹈煙霞迥出塵世聲利不能屈刑勢莫能移雖二聖賢時有先後教有淺深觀其聖賢之心未嘗有間也自我皇朝聖祖開闢大統以來兵燹之際有學者興肇起其門是曰全真冠伯陽之衣冠稱伯陽之徒黨棄伯

陽之宗廟悖伯陽之道德漫漫四方不可勝數毀拆寺宇摧滅聖像僞興圖籍妄設典章肆其異端以干時惑衆殘賊聖人之道輒以無稽之言自彫入藏目之爲經良可笑也如新集老氏八十一化圖化胡經等百端誣誕之說使識者誦之則齒寒聞之則鼻掩圖云老君以殷第十八王陽甲庚申歲真妙玉女晝寢夢日精駕九龍而下化五色流珠吞之而孕八十一年至二十一王武丁庚辰二月十五日其母攀李樹剖左脇而生九步生蓮於八四方乘足日童揚輝月妃散華七元流景祥雲廕庭四靈翊衛玉女捧接其母攀枝萬鶴翔空九龍吐水七十二相八十一好指天指地唯道獨尊及長爲文王守藏吏至成康爲柱下史而棄周爵不知此語何從所出也又

云老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上昇太微復生於成都李氏家與尹喜會復上昇適西竺使尹喜作佛以化胡人剃鬚髮爲僧誓而歸之如此謬妄數端皆兒戲之語也噫佛生周昭老生於定尹喜受道德於景王

於八

十三

之已卯相去五百有七年何尹喜之爲佛耶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無乃太誕乎夫老氏之首末具載周史而今以爲殷陽甲真妙玉女所生者然則真妙者凡耶聖耶若聖則老氏豈復仕周爲吏耶若凡則何族耶況老氏之聖也有萬種禎祥而世人豈不知復以爲吏耶何捨明趣昧如此可不愧歟況今槐里塚墓在焉其徒以爲老氏白日上昇何塚墓之有哉乃棄於荆棘之間而不祀此皆具人眉目者之所不爲也其莊列氏亦伯陽之命

世亞聖也而子莊子言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獨不言上昇太微之事乎子列子雖聞尹喜一言之善又嘗捨之又喜仲尼答西方有大聖人以爲至言獨不言化胡之事乎略舉其兩端則衆謬斯釋矣以前後所說全與本史相違似非老聃者也然則老聃外別有太上老君者成聖耶何設僞以非聖人者如此且夫世亦有至不肖者然樵牧之豎安敢輒欺之況大聖人乎仲尼曰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又許昌新作三教碑以老氏正席佛儒翼之亦不稽古之甚也且三教之位自漢至今千有餘載如指之據於掌短長左右固有定處豈匹夫匹婦能異哉觀此效顰忘本之徒必欲毀滅大覺之道非毀而能滅惜乎伯陽之道掃地矣何哉猶藤蘿倚

於喬松枝葉繁榮蔭及頃畝樵牧過之仰而嘆曰大哉鬱鬱乎藤之茂且盛矣如此而不言松栢之大本也既而松無以施其枝葉則枯枯則絕藤蘿委地靡所不致雖深根固蒂而復欲望之於雲漢不亦遠乎于戲伯陽之

道其若是而已矣幸遇主上英雄紹聖聰哲御天軒鑑洞乎八方舜日照於四海察纖毫而莫隱臨大統以無私仰願正三教之典謨訓誥保合大和爲萬世之規矩準繩固非小補但野人福裕無任瞻天望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即乙卯年八月也帝既目覽是非具知臧否乃傳聖旨曰那摩大師少林長老秦來先生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經教做出假經來有毀壞了釋迦牟尼佛底聖像塑著老君來有把釋迦牟尼佛塑在老君下面

於八

十四

坐有共李真人一處對證問來李真人道我並不理會得來今委布只兒衆斷事官那造假經人及印板木不揀是誰根的有呵與對證過若實新造此說謊經分付那摩大師者那造假經底先生布只兒爲頭衆斷事官一

處當面對證倒時決斷罪過要輕重那摩大師識者又毀壞釋迦佛像及觀音像改塑李老君底却教那先生依前舊塑釋迦觀音之像改塑功了却分付與和尚每者那壞佛的先生依理要罪過者斷事官前立下證見交

於

十五

肯陪還使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就德興府對
今上皇帝宣前聖旨即要陪償少林長老先
與執結而張權教志敬妄欲支吾不肯分付
今上大怒令劉侍中活者思毆擊罵之頭面
流血全無愧恥明年遣使胡觀孫下來依著
皇帝聖旨本意盡行歸斷時築界牆分付奉
福寺家初蒙哥皇帝聖旨裏委付布只見爲
頭衆斷事官隨路合退先生住著寺院地面
三十七處並令分付釋門而李志常不依歸
斷差道士樊道錄再奏聖旨別生情見依著
胡觀虎那演抄數已後不許改正雖如是奏
上未允許而道士樊志應但向乞台普花處
說便詐傳皇帝聖旨一面却都奪了復推界
牆丙辰年五月那摩大師再共少林長老奉
福身長老統攝溫庵王開覺邁長老大名津

長老上方雲長老資福朗講主塔必少大師
蘇摩室利中山提領要阿失真定譯言蒙古
互並上合刺鵲林預待李志常等共對朝廷
與先生每大行辯論以七月十六日覲帝於
鵲林城之南昔刺行宮帝引諸師入內溫顏
接話並賜金帛專待道士辯明真僞而李志
常怯不敢去自念前對天子唯推不知今更
相抗慮恐墮負乃使權教張志敬字義卿魏仲
平溫的罕等遷延緩進徂僧遠近竟不面會
覲聞諸師退朝即復趨程天子阿里不哥大
王知此道士無理雖復多語竟不與言而李
志常見僧上行進退狼狽愁思內鬱變成腦
疽股慄寬驚又感雷震因而殂焉故當時之
人爲詩詠云楂子店前不死方老丘傳與李
真常三千玉女長春館十二瓊樓偃月堂服

氣變爲休息痢吞霞化作腦疽瘡全真業貫

年來滿霹靂掀簷罪玉皇聞者以爲實言

戊戌

午年六月帝以諸王大會封賞事殷僧道對辯

之事且令阿里不哥大王替行問當所有事

件一一奏聞初盤山中盤法興寺亥子年間

於八

十六

天兵始過罕有僧人海山本無老師之嗣振

公長老首居上方橡栗充糧以度朝夕全真

之徒挾丘公之力謀占中盤乃就振公假言

借住振公以謂道人棲宿猶勝荒涼且令權

止占居既久遂規永定王道政陳知觀吳先

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損佛像又冒奏國母太

后娘娘立碑改額爲棲雲觀院內古佛舍利

寶塔高二百尺又復平蕩影堂正殿三門雲

堂悉皆拆壞屢僧爭奪而不能革乙卯年聖

旨斷與和尚不肯分付後上方長老雲公忿

於八

十七

其無理破碎其碑奏告今上皇帝又共那摩

大師少林長老朝覲蒙哥皇帝具陳其事聖

旨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却爲僧院即戊

午年九月初四日也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

像及十六羅漢並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

後無僧看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

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填於水塹後

僧爭之諱本道院僧搜刷像出道士乃伏上

方提領雲長老負壞像首上奏朝廷阿里不

哥大王見而悲感即喚金坡王先生道人右

法錄鳴鐺射之以石打之道士頭皆流血謂

道士曰佛之真身杳然絕朕猶如虛空不可

破壞眼尚不覩豈能損耶但汝無知作地獄

種子縱汝邪愚世中有底汝能壞了還曾損

著真佛身耶明知道士侵占佛寺壞了佛像

故不虛語又燕北玉泉山舊有白玉石觀音像被道士打壞身首分離擊碎石塔穿石作洞內刻道像上諂朝廷爲國家修善之所投簡福地欲永占定恐後爭奪李志常後腦疽既發雷震而卒遂假葬棺柩內盛筮子柱杖埋於玉泉而實屍葬於五華觀中圖欲移年遷葬但顯空棺妄待傳播效他達磨尸解仙去而神不容姦欲隱彌露因賽典赤使人貢傘具陳其事蕃漢聞之哂其姦佞皇弟大王聞斯矯詐乃訴於帝曰道士從來欺謾國家昔年說爲投簡福地今日返葬浩然臭身若實如此不可輕赦乃遣駙使何會必閣赤及阿斯蘭下來發掘果掇出空棺鞠問實尸埋有五華觀內剖而視之已成腐爛如此僞妄天下共知而道士刻圖出神上昇而天長觀

內千片雲板自破無聲萬人之鑊不覺罅裂瑠璃巨閣忽爾崩摧不祥之事難以具數斯亦積僞謾之所致也而玉泉山水地土聖旨盡付那摩國師跨崖據泉上蓋觀音重閣內塑其像金塗綵繪巧妙丹青却爲釋有帝對諸師曰我國家依著佛力光闡洪基佛之聖旨敢不隨奉而先生每見俺皇帝人家歸依佛法起憎嫉心橫欲遮當佛之道子這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於八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十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帝時舉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不觀其本各自誇銜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時逼冬寒而先生每終不肯到路

上淹留帝謂諸師曰道家既不肯來必是理短不敢持論却令僧衆乘驛還燕乃丙辰年九月十日也丁巳年秋八月少林長老金燈長老再上朝廷阿里不哥大王特傳聖旨道家前來做下八十一化圖破壞佛法并餘謗

於八

十九

佛文字有底板木燒毀了者有塑著底畫著底石頭上刻著底先生每不依舊時體例裏底並與壞了者刷洗了者磨了者委付今上皇帝如法行了者帝念此處已定漢地不知若不就彼廣集對辯辭窮自屈乃訟國家強抑折伏時今上皇帝建城上都爲國東藩皇帝聖旨倚付將來令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論俾僧道兩路邪正分明今上皇帝承前聖旨事意普召釋道兩宗少林長老爲頭衆和尚每張真人爲頭衆先生每就上都宮中大

閱之下座前對論內衆即有那摩國師拔合斯八國師西蕃國師河西國僧外五路僧大理國僧漢地中都圓福超長老奉福亭長老平灤路開覺邁長老大名津長老塔必小大師提點蘇摩室利譯言真定蒙古歹北京詢講主大名珪講主中都壽僧錄資福朗講主龍門育講主太保聰公等三百餘僧儒士竇漢卿姚公茂等丞相蒙速速廉平章丞相沒魯花赤張仲謙等二百餘人共爲證義道士張真人蠻子王先生道錄樊志應道判魏志陽講師周志立等二百餘人共僧抗論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

辯僞錄卷第四

辯偽錄卷第五

於九

元道者嵩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今上問曰道家所造八十一化圖并餘謗佛文字李志常先於蒙哥皇帝面前共少林辯論已屈伏了招承燒却皇帝恐先生每心內

梵

不伏特傳聖旨再倚付將來令子細持論若是僧道兩家有輸了底如何治罰釋曰西天體例若義墮者斬頭相謝而道士相顧莫敢明答帝曰不須如此但僧家無據留髮戴冠道士義負剃頭爲釋時先生每鳬躍鶴列藍袍錦袖攘臂爭前僧曰釋道辯諍源起化胡今將從頭一一討論且如汝書題云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若具辯之恐成繁雜且舉大意思試爲評論問云今化胡經文端的實是老子說耶道曰是老君說也釋

曰若是老君說來化胡經中說俺僧衆剃髮受戒所行之事汝宜知之受戒儀範詳細說來道曰你每之事我不管之釋曰受戒小事汝猶不知明顯化胡經文並是偷佛經作道士無答又問化胡成佛佛是何義道曰佛是世間上等好人釋曰自古以來多少好人何不稱佛耶佛之深義汝本不知道曰佛是覺義釋曰覺箇甚麼道曰覺察覺悟釋曰何者能覺何者所覺道曰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覺知覺信無所不覺是佛義也釋曰佛是大聖之人窮盡性命之道豈但覺於仁義耶五常訓世之典孔子所談佛若但知此者孔子何不稱佛耶道士無答圓福長老問姚公茂曰仁義等語老子之言耶孔子之言耶姚公茂答曰孔子之教也圓福曰道士從

來偷俺佛經改作道書儒門唯有仁信之言
汝家看守不定亦被道士每當面偷了帝問
諸儒曰仁義之語孔子所談耶姚公茂等對
曰是孔子之說也帝曰既是孔子之說云何
將來說佛明知道家之言並是說謊之語道
士既不能答乃將老子傳化胡經史記等書
呈於帝帝曰不須道士多言但取文字爲證
帝曰此是何人之書道曰此是漢地自古已
來有名皇帝集成底史記古今爲憑帝問自
古皇帝唯漢地出耶他處亦有耶道曰他國
亦有又問他國皇帝與漢地皇帝都一般麼
道曰一般又問既是一般他國皇帝言語漢
地皇帝言語都一般中用麼答曰都中使用
帝曰既中使用老子他處不曾行化而這史
記文字主張老子化胡不是說謊文字那這

於九

般史記都合燒了不可憑信道士並無一答
那摩國師以拄杖指著道士罵曰這般驢馬
之人百事不曉與這般先生說箇什麼拔合
思八國師問曰老子留下根本經教名爲什
麼答曰有道德經是正根本再問除此經外
更有什麼根本經教再答唯此道德爲源本
經再問此道德中還有化胡事麼答無有此
事問此中無有何處說耶答曰漢兒地面史
記文字說化胡事問你上說言他國史記與
此漢地史記一般中用俺西天有頻婆娑羅
王史記言語還憑麼答曰都是史記敢不憑
信又問既然憑信彼史記道天上天下無如
佛十方世界亦無比此是西天史記恁般說
來既天上天下無如佛何處更顯老君化胡
成佛來明知你每之言並是虛誑之說道士

於九

三

無答國師又曰彼史記又言天下有頭髮底俗人禮拜一箇小小沙彌這般言語彼史記道來不曾見說老君度人汝曾聞麼道士答曰不曾聞得上怒曰偏此史記汝不聞得漢地史記你偏聞得姚公茂謂道士曰守隅曲士難論大方只爲執著漢兒史記自語相違向者前言都是史記敢不憑信既西天史記如此言之則佛是聖也今已輸了猶更折證道士默然帝曰老君之名但聞此處佛之名字普聞天下何得與佛齊耶道士言既無據面被詞窮先是少林上表於蒙哥皇帝論道不真中有一道士不勝其憤高言謂少林曰汝之表文謗李老君言其實死妄引莊子秦佚吊之此乃莊周寓言何可憑信少林曰莊子之書道家宗尚既是寓言則道藏之言並

無實說道士又屈帝問張真人曰你心要持論否張真人曰不敢持論上曰你每常說道士之中多有通達禁咒方法或入火不燒或白日上昇或攝人返魂或驅妖斷鬼或服氣不老或固精久視如此方法今日盡顯出來張真人並無酬答時逼日沒閣中昏暗帝曰道士出言掠虛即依前約脫袍去冠一時落髮當時正抗論者一十七名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既入都門塔必大師蘇摩室利使道士星冠袍服掛在長竿普令曉諭并所占寺宇山林水土四百八十二處並令分付釋家泊燕京奉福寺長春官所占虛皇大閣却分付與金燈長老上件八十一化等偽經及有雕底

板木並令燒却并天下碑刻之文塑畫之像道家無底盡與剗除少林長老與僧議曰若盡要了恐譏恃力却回與二百八十處但取訖二百二處大小讚美稱佛門之多讓焉今上皇帝乃降聖旨曰依著蒙哥皇帝斷來聖

於九

旨先前少林長老告稱李真人爲頭先生雕造下說謊底文書化胡經十異九迷論復淳化論明真辯僞論辯正謗道釋經辟邪歸正議八十一化圖上欽奉聖旨付將來俺每拘集至和尚先生對面持論過爲先生每根脚說謊上將和尚指說出來底說謊化胡經衆多文書并刻下板燒毀了者這般斷了也恐別人搜刷不盡却教張真人自行差人各處追取上件經文板木限兩箇月赴燕京聚集燒毀了者及依著這說謊文書轉刻到碑

於九

五

幢并塑畫壁上有底省會隨處先生就便磨壞了者剗刷了者先生不得隱藏者若有隱藏的或人告首出來那先生有大罪過者時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張真人既聽讀訖乃使人就雲臺觀追取說謊僞經化胡經八十一化圖等板木及隨處宮觀有底僞經輦載到燕京於大懺忠寺正殿之西南面對百官並與燒却萬壽諫和尚與下火云伏聞三元五運之肇百家諸子之書莫不導人倫信義之風述堯舜周孔之道統其要也未達真俗之源陳其理也不出有無之域豈若三達無礙之智百神無以儔十力無等之尊千聖莫能匹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圓音一唱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故號佛爲天人師無上大法王豈得與

衰周老子比德爭功但以法流漸遠魔外滋
多爰有金真襲集道藏充函溢几空多修煉
之方堆案盈箱謾說導引之術延年却老自
古虛傳羽化長生於今有幾無奈祭酒道士
王浮志經學謝管窺智慚螺測矜白鳥之翼

望駭泰山負燭火之明爭輝日月據已所憾
悖乎揚言妄語化胡謬稱十異邪言惑正魔
辯逼真攘竊佛經黷亂聖典全無忌憚恣其
猖狂履水而說涅槃曾無憑據蹈火而談妙
法有類俳優用梵爲唐以冠加足文多訛謬
義有差違誣詐自彰寧煩縷說既非老氏所
制毀之則有益生民況是鄙人所談除之則
有光先哲伏承我聖朝世主大國賢王膺千
載之期安九五之運扶危濟世之德越湯武
而獨高夷凶剪暴之功逾漢唐而孤顯蕩蕩

巍巍聖德難名加以留心釋氏駐意佛門志
欲還淳情存去僞理乖事外者雖在親而必
除義當名符者雖有疎而必舉近聞隨處道
觀妄傳化胡僞書并餘傳記屬詞鄙陋殆不
可聞出惡語若梟鷹肆慘毒如蠱尾述妖妄

惑人心傳淫書亂物性爲善寡爲惡深玷辱
先賢之典謨敗傷人倫之風化如聖旨到日
拘刷前來於燕京稠人廣衆之前並皆焚毀
杜絕邪源若私畜者準制科罪從此葉隊禾
摧雲收霧卷狀洪鑪之焚纖羽猶炎景之燥
輕冰負勝之流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魔
軍聊奮慧刀即除邪教可謂廓清寰宇大振
玄風佛日由是增輝法雲所以大布蒙皇家
闢正覺之路使黎民出邪見之林正當今日
既然滿載將來好與一時燒却且道燒却後

成得箇甚邊事諸人還委悉麼西風也解嫌狼

藉吹却當年道教灰

已未年九月初七日於中都憫忠寺前築臺集

在城僧道官僚及士庶人焚燒諸路應有道藏經傳記并刊行印板並皆除毀掃其邪蹤仍如隨處道觀不得私畜如違治罪今築土臺用記其處其天

下占了寺院亦即改正所有星冠袍服普散

於九

西蕃回回大理國咸使聞見其落髮道士徧

七

散諸寺無一逃失若去了者與賊同罪當時

論畢有一道士潛隱名姓不勝憤怒乃上言

三百八十歲駕言壽永以傾僧人上召問曰

你既多年當初宋上皇時僧有何過使戴冠

耶道士曰山中住來不知此事上曰既言三

百何言不知既不能知此是說謊人也使寮

佐張仲謙元學士窮考年數乃三十餘歲本

邢州人也上怒其不實始則配塗役夫終竟

喂了豹子嗚呼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

拙徠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斯言

信乎初丘公西行壬午年中見太祖時有七

十四五至於遷化纔近八十而劉溫誑詐太

祖言丘公有三百餘歲及太祖問以年甲僞

云不知故湛然居士編此語在西遊錄中標

其調主今此道人又踵前蹤既一言之出口

終駟馬之難追恣倔強而狂言竟葬身於豹

腹疾在膏肓而莫療心同頑石以難迴前車

已覆其轍後車又不改轍邪妖僞妄歷代恒

興略叙二三以彰奸匿初後漢沛人張道陵

客遊蜀上住鵠鳴山造作道書創置條儀縻

鶴山頂誑誘僚民奉其道者出米五斗時號

米賊後爲大蛇所吞身葬蟒腹弟子詐云全

身上昇後魏寇謙之字輔真自號天師佞惑

太武於嵩高山上建淨輪天宮太武親受符

籙

錄旗幟尚青以合道家之色觀觐長壽而太
武身感痛疾冠諫身亦早卒勞擾萬民竟無
一補金陵道士陸修靜辯口利語增制符章
妄陳三籙救世穰凶會梁武捨事李老詔行
天下道不能興乃率門弟子北投高齊廣贈
金帛徧散王公冀行道法專倚淺術欲振佳
聲文宣試之一無可驗昇空者墜於臺下入
火者燎却眉毛唐之葉靜妖術亂主夜引玄
宗遊於月宮而祿山構禍幾於亡國道士趙
歸真巧言取譽惑亂武宗行合氣穢術服金
石毒藥長生未驗藥燥先亡宋林靈素銜騁
小伎要君取榮夜引上皇夢遊神霄傾惑耳
目號爲天師旣而汴水泛溢陷沒齊民上俾
林氏治之了無一效洪波湧沸上起天津朝
野驚惶控告無所上皇焚香禱佛謝過責躬

於九

八

感泗州僧伽大聖現身雲濤自弭萬民懽慶
林氏逃亡金朝末代有烏骨崙先生常披麻
被徒遊里巷咄空罵衆詐號神仙下愚庸徒
亦有信者哀帝惑之頗信鄙術任道士狡獪
之情行世間媒娼之法道士身罹於憲網哀
帝命盡於蔡州如此姦凶隨代常有始禍延
於閭里終傾覆於家邦若孽狐之爲祥猶蛇
虺之洩毒以怪生怪將虛捏虛聽之則滿耳
洋洋求之則捕風繫影散道德之醇粹扇澆
漓之邪風汙辱人倫敗傷王化而更賜頑瞽
不懼朝章無上善若水之能有下愚饕餮之
行侵黎民之沃壤占釋氏之膏腴買權勢之
人情遮佛門之正道首濫觴於丘老卒潰堰
於志常雖恣縱於姦心終見笑於智者善乎
湛然中書西遊錄中云客問居士曰今之出

於九

九

家人率多避役苟圖衣食若削髮則難歸於俗故爲僧者少入道者多兵火已來精刹名藍率例摧壞若道士不占亦爲勢家所有或撤以爲薪有何益焉居士曰聰明特達之士必不如此脫有爲此者此愚人鄙夫爾又何取焉既號出家之人返爲小人之事改寺毀像侵奪山林所以君子責備於賢者也此曹始居無像之院後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豈無異望城郭伽藍之意乎從遠至近從少至多深存奄有之智亦所圖不淺爾設有古墳宿塚人愛其山崗之雄麗林麓之秀茂乃曰此塚我不伐則後亦有人伐我將出其骸骨棄諸溝壑而瘞我之父母較之人情以謂如何爾古人美六月衣羊裘而不拾遺金者既爲道人忍作豪奪之事乎此曹首以

修葺寺舍救護聖像爲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大有摩滅佛教之意其修護寺舍者乃如此乎果欲弘揚本教固當選地結緣創建宮觀不爲道門之光乎大丈夫竊人之宇舍毀人之祖宗以爲己能何異鼠竊狗盜之作乎因他成事豈不羞哉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爲觀之事渠蔑視朝廷而敢爲此不軌乎昔林靈素託神怪詐力見用於宋可爲元惡大憝矣尚未敢改寺爲觀毀像爲道今則此曹所爲過靈素遠矣豈非神明震怒而促丘公之壽乎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昔佛教西來迄今二千餘載明君賢相罔不宗敬高僧奇士隨代而出爲國師者何世無之佛圖澄後趙國師衛道安符秦見重羅什姚秦師仰法果元魏家師朗

公諸國咸奉北齊敬崇大統隋朝重於天台
大唐老安惠忠北宗神秀清涼國師不空三
藏大遼竹國師大金圓通善國師如此名師
未有改道觀爲寺宇者是以佛祖之道根深
蒂固確乎其不可拔也若釋得志以奪道觀

於九

十

道得權而毀佛寺則閭諍之風無日而息矣
夫國之憲章漢唐舊政非一代之法也寔萬
世之法也時君世主皆則而用之若大匠之
規矩莫可廢也雜律有毀像之嚴刑勅條載
禁邪之明式今此曹毀宣聖之廟撤釋迦之
像遊手之人歸者如市糊口之客日聚共門
不分臧否一槩收之此所謂聚逋逃之淵數
爾會觀不攻而自敗也噫林泉之士不與物
競韜光匿跡人猶恥之況自專符印抑有司
之權奪有司之民自覽貢獻懸牌上下取媚

於九

十一

人主者豈能見容於世乎以此證之則乖謫
不軌之事人皆知之詎待予之喋喋也蒙哥
皇帝初壬子春詔以今上皇帝征吐蕃及花
馬大理等國上於大理國得舍利及黃金塔
高可二尺晨夕禮奉載以前驅迴至六盤山

今庵主溫公爲教門統攝聚集天下名僧於
清涼山建百日勝會享供文殊大聖官給所
需絕瑞嘉祥不能備紀上道回秦川見三教
堂有以老君處中佛却傍侍乃謂左右曰老
子世人中賢其教少用未達聖人之理難超
生死之津共佛同坐於理不堪況乃僭尊愈
爲不可明年至日月山俾中山府乾明寺長
老志公奉旨乘驛隨處改正通四十九處塑
者碎之畫者洗之所有乖戾並與遷革於河
中京兆絳州平陽府四處立碑旌其僞妄集

錄者曰古稱根深果茂源遠流長斯言信矣
昔我法王三無數劫積功累德果成道圓然
後百億世界一時現身說法四十九年度脫
百千萬億梵天帝釋稽首傾心外道天魔蹶
角折膽集萬聖於菩提場內伏六師於跋提
河邊化緣事周返歸蓮藏八大國王競分舍
利五百羅漢結集微言教滿人天法流沙界
無爲之風扇矣不言之化行焉逮乎像季斯
文不亡馬鳴龍樹纂其微音無著天親播其
遺美蜚英聲於四海騰茂實於八方法蘭僧
會齋貝典而東傳慧遠道林唱玄風於南國
佛圖澄掌照千里阿目佉坐衲群兇衛道安
注教科經隋智者分宗立典救生靈於塗炭
解危縛於倒懸拔出生死之津高置涅槃之
岸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煥煥融融有生斯賴

明君外護碩德內持歷代帝王仰弘聖範所
以漢明帝遣使西請繪像翻經晉明帝口誦
金文手圖佛像簡明帝恒思法味孝武帝稟
受戒章宋文帝受訓跋摩齊武帝欽崇僧遠
梁武帝講經持戒陳宣帝降意法筵宣武帝
廣供梵侶齊文昌專憑佛力隋文帝屈膝曇
延玄宗注般若真文肅宗誦仁王寶典德宗
憲宗迎舍利而供養宣宗懿宗復覺路以興
行梁晉爭衡徽猷未輟炎宋受命付囑不忘
大遼則傾國奉佛金朝則始終崇釋大元啓
於九 祚睠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
十三 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谷與罕則令僧扈
從恒誦佛經蒙哥皇帝則供僧書經高營寶
塔今上皇帝則飯僧建剎造像鎔金捨廣大
之珍財誦無上之藏教以拔合思八爲國之

師耳目具知非爲虛飾莫不構巨殿而安其像架長廊以處其徒味其道而澡其神尊其人而遺其禮非唯緝熙於帝道乃亦協贊於皇基返澆漓於醇源躋黎民於壽域家知積惡之苦人興趣善之方始風靡於朝廷終波

於九

十三

流於士女若非至妙安能久行昔公孫龍古之善堅白之者田巴之徒坐租丘議稷夏非三皇滅五帝強詞巧辯口伏千人而不流傳於後者以無實道可傳也佛生西域教興東方賢宰哲王繼踵護持者其道可法也故大

顛和尚對韓愈曰自漢至於今歷代如此其久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祇如此其明也而佛之說乃行於中其人仰而信之無敢議而去之此必有以敵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妙理存乎其間然後至於此也

子盍深思之乎斯確論也今之道士專飾詐力天闕他門苟騁姦心蔽蒙覺路不荷國家寬恩洪溥更恣私臆廣撰謗文言無入聖之詮文有亂真之誑竊佛聖教妄作偽書恣其猖狂不思顛蹶觀法華教即云在蓮華中見

金光明便說坐火焰上全迷至理巧會經名醜語似於梟鳴暴戾過於狼噬悖言亂德妖詐惑人玷辱憲章蠹傷風化如或不剪惡種復滋仰惟今上皇帝道協夏禹業廣周文紹三五之洪圖安九五之寶位神襟內朗智鑒

外明有德者雖在怨而必封無功者縱至親而決罰明達四目幽枉咸通威震九服姦邪克剪體僧徒之實理委道士之虛聲具召二門辯析宗趣而道士欲張魚目用奪驪珠眩彼蹄涔爭多滄海聊題綱目結舌無言試探

宗源嚼璧納款元戎走陳李浩然先敗於前
裨將倒戈張志敬緘言於後雖鳬趨而鶴列
終瓦解而土崩摘星冠而面慚脫霞氅而情
愧佛真道妄於是顯焉積歲姦兇今朝敗露
由是雲收席捲葉墜柯摧猶赫日之爍纖冰
若洪鑪之燎輕羽蟬蛩拒轍豈曰堪任蚯蚓
奮威終成齏粉昔明帝驗真偽之情子書咸
從火化今上辟妖邪之氣道經並作煙灰化
胡出塞落空亡謗道辟邪隨風散費叔才當
時憾死李志常膽破先殂日赴五千之威靈
於今何在飛符起尸之神變此際不聞藏天
隱地之勝方了無半驗移山掣斗之祕術莫
顯微微笑倒閭巷之庸夫羞愧隨鸞之會首
一場出醜千載難磨雖巧言之如簧終貽顏
之厚矣故得聖上回瞻朝臣改觀佛日於是

於九

十四

再懸法雲由茲廣被廓清寰宇大扇慈風剪
邪見之稠林闡法王之正路歡呼帝苑舞蹈
閭閻盛德孔昭嘉聲遐暢矣嗚呼太虛淨而
迷雲起大聖生而外道興異學亂真自古而
有非汝諍論那顯我宗以汝不平起我不平
汝道若平則我自平爾正道如海汝能堰乎
正道如空汝能滅乎仰面唾天只自汙首徒
興角辯於汝何補哉不勝舞蹈謹申讚曰
覺皇利見龍興五天教唯入善宗本忘筌
聖哲欽依愚夫大笑道不絕倫匪爲要妙
異道凶頑瀆聖無禮明主難惑片言可折
邪難扶正偽不掩真魔雲永滅佛日長春
聖壽萬年英聲千古熙帝之載享天之祿
大海有竭虛空可量弘規雅範永遠無疆
偉法王之鴻烈邁今古而獨高

於九

十五

廓五乘而圍範

運六通而遊遨

坦八正之達路

蘊十智之鉗韜

跨四大而超步

冠百氏之雄豪

據大千之疆域

濟四生之劬勞

慈風軼於麟趾

仁化逾於鵲巢

侔陰陽之蓋載

等造化之甄陶

智者知而欽慕

愚者迷而遠逃

嗟聖運之澆季

慨正道之生蒿

嘉吾皇之聰睿

明鑑察於秋毫

哂全真之爲僞

欲桀犬而吠堯

曾一言之未整

咸脫屣而去袍

喬山壓於春卯

洪鑪燎於羽毛

蕩魔雲於八表

敬佛日於九臯

至道鬱而復闡

真乘軸而再膏

美斯文之未喪

播盛德於旌毛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溫

大名府長老明津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長老道雲

灤州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抗講主行育

大都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珙 蜀川講主元一

持論道士落髮者一十七名

大都天長觀一十二名

道錄樊志應 道判魏志陽

提點霍志融 講師周志立

於九

十六

講師周志全 講師張志柔

講師李志和 講師衛志益

講師張志真 講師申志貞

講師郭擇善 待詔馬志寧

真定府神霄宮講師趙志修

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

平陽路玄都觀講師李志全

代陽勝寧觀講師石永玉

撫州龍興觀主于志申

薛道錄并道士李掌祭暗中在處餘者一十七名先是童謠有云十七換頭至

是驗矣

後詩曰

可笑全真說化胡 洎乎論議盡成虛

詞窮理盡拋冠冕 負墮頭傾剃髮鬚

暮禮佛名慚接和 晨參僧衆謾長嘘

自從漢代燒經後 恥道爲僧兩徧輸

其二

全真論議口如絨 納款爲僧別老聃

昨日擎拳猶稽首 今朝合掌便和南

七星冠帔纔拋却 三事衣盂尚未諳

自做這場千古笑 丘劉雖死也應慚

辯僞錄卷第五

辯僞錄卷第六

於十

元道者山雲峯禪寺沙門祥邁奉勅實錄撰

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

翰林院臣唐方楊文郁王構李謙問復李濤
王磐等奉勅撰

於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
院使兼領都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
午年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焚毀道藏僞經始末可書其事于后臣磐等
謹按釋教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跡昔在憲

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
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本傳四方其言淺
陋誕妄意在輕蔑釋教而自重其教屬實大
師蘭麻總統少林福裕以其事奏聞時上居
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所辯析二

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爲道僧勝則道削
髮而爲僧僧問道曰汝書謂化胡成佛經且
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
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
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
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哉上謂侍臣
曰吾亦心知仁義乃孔子之語謂佛覺仁覺
義其說非也道者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以
多說僥倖取勝帝師辯的達拔合思八曰此
謂何書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今持論教法
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史
記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爲汝說天
竺頻婆娑羅王讚佛功德有曰天上天下無
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
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

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
無然則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此外更有
何經曰無帝師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
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不載其
爲僞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

矣上命如約行罰遣使臣脫權將者樊志應
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爲僧焚僞經四
十五部天下佛寺爲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
七區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志泉所居
吉祥院其一也據而不與至元十七年夏四

月僧人復爲徵理長春道流謀害僧錄廣淵
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焚廬舍誣廣淵遣僧
人縱火且聲言焚米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
是事達中書省辯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欵伏
詔遣樞密副使李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辭

於十

二

志泉志真就誅剽削流竄者凡十人仍徵所
聲言米物如其數歸之僧衆會有道家僞經
尚存爲言者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
德司脫因小演赤奏言往年所焚道家僞經
板本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詆

毀釋教剽竊佛語宜加甄別於是命樞密副
使與前中書省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教
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省客
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
長春宮無極殿塔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

於十

三

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福春暨諸道
流考證真僞翻閱兼旬雖卷帙數千究其本
末惟道德二篇爲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
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
造演說鑿空架虛罔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

自尊崇復愛慕其言而竊爲已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哀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本真又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和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淫辭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妄佩符在臂則男爲君相女爲后妃人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僞妄駁雜如此流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

爲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去道藏庶幾燥雪臣等上可其奏遂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髮爲僧不願爲僧道者聽其爲民乃以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盡焚道藏僞經雜書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磐等聞老氏之爲道也以清淨爲宗無爲爲本謙冲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分派列徒屬寢盛襲訛成僞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爲汙穢無爲一變無所不爲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爲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教衆倡亂天下爲皇甫嵩曹

魏所滅宋王仔昔居上清寶籙宮與女冠爲
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僊卿攘大水不驗
並爲徽宗誅竄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先
生鐵笠李二人以姦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
肆爲淫汙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

於十

類不可勝數追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
假符籙以神其教託僞經以警其俗橫肆巧
誣倡爲詭狀詆毀聖教冠攘內典固已悖老
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孽子自內
作悞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
他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
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
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
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
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真

於十

五

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
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
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幻海顛覆迷津展
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之脫凡企聖蠲弊崇
真故神光破沉晦之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
仁有如此何意狂謀輒形媚忌雖積毀銷骨
衆煦漂山法體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
毀日月何傷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
河海之大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
超四諦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
心印所以尊崇之禮歸向之誠矯百僞以從
真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況乎筆
墨勸姪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不
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天下
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有

真有偽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注淫之變雅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槩諸聖不可有加矣于以鑒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荒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徧滿恒河沙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衍縣儲君之福利鼎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述也臣磐等敬爲之書以貽後人俾爲老氏之學者有所警焉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 日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近據長春宮先生王志真等告奉福寺淵僧錄使令小和尚馬戒顯放火燒訖本宮倉庫房舍及盛放米糧三千九百餘石并油麵鹽粉公事歸問得當始元

係是甘提點教道馬戒顯交指著淵僧錄使令放火王志真使令馮道童將馬戒顯作放火賊人捉拿及詐作知宮名字馮道童教唆語言告狀人又問得元告糧食不曾燒訖却指此爲名於諸人處要訖施利錢物取其各各招伏六月二十二日有李羅副樞張平章張右丞焦尚書耿參政脫因脫里阿里尚書等官員欽奉聖旨節該先生與和尚爭奪的觀院其間聚著五百箇來先生把著棍棒打和尚每來他每教法裏不行胡做呵那裏有於十那般體例前京兆府地面裏王祖師庵頭聚著人衆生歹心來如今這先生每又那般胡行有這先生每明白招來了上頭爲頭兒底殺了兩箇也別箇的割了耳朵鼻子的割了也別箇的打了也其餘的交做了軍也這般

斷了也欽此除今將斷訖人數開具下項及
將提點甘志泉首級於本宮門首竿子上常
川懸掛合行立石曉諭者正典刑二名教令
虛指淵僧錄放火犯人提點甘志泉虛拿馬
戒顯放火賊人知宮王志真割耳及鼻子一
名添寫狀情節人提點蔡志祥流於邊遠六
名聚眾行兇人殷鶴童陳道廣上都先告狀
人王志玉陳志用寫狀檢人蘭德義虛報燒
訖糧食人李德禎斷放三人使令王志真告
狀人提點蔡志希同告狀人副官周道旋賈
志柔

右示諸人通知

至元十七年六月 日立石

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藏偽經除道
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拈香舉火謝恩畢拈

香云佛心天子愍眾生恐墮三塗邪見坑
裏了無偏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
鑑無私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酬恩此香
端爲祝延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
歲萬萬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

舜日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
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辨妍媸大元天子續
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書
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貝
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
言哉無蒂狂談實難徧舉始自張陵杜撰不
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詐道從空
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
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姦匹婦以此觀之葛孝
先徒搜要妙陶弘景謾述浮辭杜光庭白拈

巧偷劫賊無異陸脩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
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鮑靜被誅猶
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姜斌不堪齒錄張生
焦輩何足言論寇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
林靈素機謀諂詐敗國亡家毀人祖方定遭
一時之辱滅賢良方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
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
世雖再而難爲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
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闢邪歸
正去僞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
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
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
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
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
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

卷十

看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

大都報恩禪寺林泉倫吉祥

長老奉勅下火

虛鐘受扣集

元如意長老奉 詔 撰

如意答石介怪記

宋石介字守道作怪說誣謗佛老昧他耳目
通人不惑但誑愚夫爾乃曰中國聖人之所

於十

九

治也四民之常居也衣冠之所聚也而釋氏
髡髮左衽不士不農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
夫中國道德之所治禮樂之所施五常之所
被而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所滿真
可怪也又云人君見一日蝕一星殞風雨不

時草木不植則爲天地之怪也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移四民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之祀祭反不知爲怪而更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梟鳴野鵲噪草雉入人以爲怪而離父子習夷鬼千有餘年反不爲怪乎余答之曰夫好同惡異人之常情不達道之淵源而辯像服之異是知石而不知玉爾夫聖人出世利濟尤深根器不同設教亦異或明域中之訓則說五乘或闡象外之風獨標一極破自然而談因果緣會而生爲滯有而演真空諸法無性應病設藥故有多方究竟歸宗不存一法而頑夫愚俗浪鼓口舌不達是非妄興辯論而不思所同者道所異者服且孔子所談仁義者佛家所謂慈愛也老子所稱玄妙者佛家所謂空

寂也至理不殊於文小變且夫禹入裸國脫去衣冠順其俗也太伯奔吳文身斷髮合其儀也豈爲怪乎變俗以爲會其道故捨君臣華服非悖禮也捐親以爲棄其累故亡妻子之情非慢俗也子陵抗禮於光武愈見尊嚴逸民不事於王侯高尚其志不明其本謬斥以夷亦猶楚靈詬天天何怒哉子貢譽天天何喜哉喜怒不涉而詬譽自辱夫聖人在天不求於世但留典教而布神州不言之化自行無爲之風自靡星羅梵刹綦布伽藍設像安人獻華酌水王侯禮重士庶欽崇苟無大功孰肯崇奉且夫自漢至今歷年如此其多也君臣士民如此其衆也天地神明如此其靈也其可欺乎決不誣矣大凡爲人之道力量自知石介但以書生智同芥子將已不達

妄毀聖人同斥鷃之笑鯢鵬似朝菌之輕松
栢類乎魏文火浣入火愈鮮昆吾之劔切玉
轉利豈可不覩便責爲謬乎石介之智比孫
綽而小焉石介之才比昭明而淺矣石介之
論比王通而難鄰石介之文比柳子而罕及

於十

十

石介之位望魏徵而地天石介之學校蘇軾
而泮海石介之議連陸贄而狗麟石介之詩
攀杜甫而金鐵上之君子悉皆信佛汝之材
量孰不勝之而妄意貶駁訕斥大聖佛如日
月也疇可愈焉昔田巴強辯勝人之口不伏
人之心口毀三皇坐非五帝至今聞之人猶
切齒況佛六通懸鑑萬古無敵而妬聖嫉賢
奴唇婢舌恣出其口多見其不知量也六帖
中載虞世南飯千僧手疏則曰弟子虞世南
稽首和南十方三寶弟子早年嘗遇重病即

於十

十一

時運心願託佛力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今
謹於道場飯供百僧蔬會以斯願力希世世
生生常無病惱并及七世父母六道怨親並
同今願又閱帝紀得世南史論辯周武帝宇
文邕建德三年晉滅佛道二教之事問者曰
邕廢二教是耶非耶先生曰非也請與論之
釋氏之法空有不滯人我兼忘絕生死之根
去大患之累榮利無嬰歸於寂滅此象外之
談也老子之義則谷神不死玄牝長存微妙
同玄騰龍駕鶴此域中之教也至於勝殘去
殺止競尚仁並有益於王化無乖越於典謨
縱人有虧於法何黜今以僧徒犯律道士違
經便謂其教可捐其道可絕何異責禱杙而
廢堯怨有苗而黜禹見瓠子之泛濫遽塞河
源觀崑嶽之方災即投金鏹曾不思潤下之

德利濟尤深變腥之用其功甚博井蛙觀海
多自不知蝸鳩翔榆恥逢鵬翼局於小量暗
於大方輪迴長夜之迷自貽沉溺之苦疑悞
後人良可痛哉余讀此文乃知世南真奇人
也唐太宗嘗稱世南有四絕一曰德行二曰
忠信三曰文章四曰筆札夫有異行者必有
異能有異能者必有異才觀世南之爲人也
事君忠厚與友直諒德高物表學盡天人窮
釋老之幽宗達聖人之玄趣字高一代行貫
四科登翰苑之瀛洲擅文場之綺席信佛篤
敬尊奉釋僧師襄陽林公爲金蘭之契豈與
韓愈石介倔强求名坐井觀天瞽言非聖不
入通人之論濫廁豎儒之流下愚不移斯言
效矣

聖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

元如意長老奉勅撰

蓋聞三祇鍊行證真淨之法身六度修因果
圓融之妙覺無生無滅絕三際之去來不晦
不明離百非之朕跡但以真慈易物昔願今
酬鳳翥迦維龍飛道樹無相見相頸彰百億
之身常名非名普應大千之界破十軍於座
上聲振於九天會諸聖於覺場光流於萬國
御三輪而赴感遐邇咸周懸四辯以談詮聖
凡總被教闡一十二部門開八萬四千蘊十
於十智之韜鉗知來藏往運六通之神鑑洞古披
今綰十號以稱尊跨三界而獨步智窮真際
十聖慶獲於朝聞妙極重玄六師甘欣於夕
死拔火宅之熱惱引解脫之清涼無勞傳說
之霖濟四生於六道非假曦和之照蕩七趣

於重昏慈雲蔭有頂之天法雨潤無疆之域
萬靈翊衛若衆星之拱北辰五印傾心類百
川之宗東海宣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實乃
彈壓九流牢籠萬彙縱周公之制禮作樂仲
尼之讚易修書莊老之談玄軻雄之論道張

於十

十三

華之博物輔嗣之通微郭璞之多聞左慈之
神化舒向金玉淵海馬班黼黻河漢並驅馳
於域內言未達於大方宜爲治世之高賢難
作出塵之教主若非理包象外道越寰中蔽
群聖而不慚冠百家而拔萃何能總斯衆妙
集此大成者哉逮乎化緣將謝顧命慇懃正
法付於阿難心印傳於迦葉然後拂衣雙樹
脫屣金河超二死之樊籠湛三點之圓寂然
而大慈不悞利物情深粉金剛不壞之身留
舍利通靈之骨色含明玉堅侔眞金龍王天

帝各分建於自宮印度閭浮競崇與於寶塔
百年之後敬奉彌隆有阿育輪王統攝瞻部
廣樹靈塔八萬四千從此神跡徧於五天聖
化覃於四海洎乎漢明夜夢聲教昭宣譯梵
貝於蘭臺臺中繪金容於顯節陵上始波騰
於帝紀終風靡於閭閻由是吳王創起於建
初隋主盛興於京洛皇都帝邑基布伽藍沃
野名山星陳罕覩莫不金盤耀日與仙掌以
相高寶鐸搖風雜天音而共響層簷偃蹇上
軼於大清疊拱駢羅傍迴於日月丹楹鴈列
紺瓦鴛分金龍蚴蟠於華梁玉鳳翱翔於繡
戶忽若龍宮之化出恍疑天上之移來斯皆
發自於信心非是誘惑而妄作我大元之有
天下也宗堯祖舜踵禹基湯聖道協於金輪
明德光於玉曆應乾革命有此武功英聲震

於百蠻威稜加於萬國八荒入貢九服來賓
纂四聖之丕圖膺千載之期運規億兆之遠
度恢弈世之宏綱緯武經文制禮作樂建都
定鼎樹闕營宮以爲非巨麗無以顯尊嚴非
雄壯無以威天下遂乃闢閭闔構元殿興傑
閣架紫宸飾以丹青縟以綺縠金題玉碣上
下交輝藻梲雕梁縱橫散彩行商容之洪範
列步武之威儀陳鐘鼓以醺王侯會百僚而
朝萬國將將濟濟穆穆煌煌真天子之盛禮
也聽政之暇留意佛門遵祖宗之舊章行寬
仁之溫詔凡是佛子悉獲肅安屢召名僧講
論玄奧誠心佛法誦百藏之金文探賾未聞
聆三乘之妙義恒慮新都旣建宜卜永年以
福爲基莫如起塔奠神龍之扶護資社稷之
久長即於都城坤隅禁苑之內箕踵漫衍塋

於十

十四

塋寬平磨玉礪珉樹斯寶塔初舊都通玄關
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
釋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
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內
有舍利戒珠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無垢淨
光等陀羅尼經五部水晶爲軸因懼兵火荒
涼蕪沒每於淨夜屢放神光近居驚惶疑爲
失火即而仰視煙焰却無乃知舍利威靈人
始禮敬奉御禿列奏其祥瑞上聞而信之欲
增巨麗俾開舊塔發而詳視果有香泥小塔
下啓石函中有鐵塔內貯銅餅香水盈滿皎
然鮮白色如玉漿舍利堅圓燦若金粟前二
龍王跪而守護案上五經宛然無損金珠七
寶異果十種列而供養餅底獲一銅錢上鑄
至元通寶四字乃知聖人制法預定冥中待

於十

十五

時呈顯開乎天意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后閱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寶塔取軍持之像標馱都之儀妙聲奇功深窮剏剏瓊瑤上鈿砮砮下成表法設模座鍤禽獸角垂玉杵階布石欄簷掛華鬘身絡珠網珍鐸迎風而韻響金盤向日而光輝亭亭高聳遙映於紫宮岌岌孤危上陵於碧落制度之巧古今罕有爰有國師益鄰真者西番人也聰明神解器局淵深顯教密教無不通融大乘小乘悉皆朗悟勝緣符會德簡帝心每念皇家信佛建此靈勳益國安民須憑神呪乃依密教排布莊嚴安置如來身語意業上下周帀條貫有倫第一身所依者先於塔底鋪設石函刻五方佛白玉石像隨立陳列傍安八大鬼王八鬼母輪弁其形像用固其下

次於須彌石座之上鑲護法諸神主財寶天八大天神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及護十方天龍之像後於餅身安置圖印諸聖圖像即十方諸佛三世調御般若佛母大白傘蓋佛尊勝無垢淨光摩利支天金剛摧碎不空罽索不動尊明王金剛手菩薩文殊觀音甲乙環布第二語所依陀羅尼者即佛頂無垢祕密寶篋菩提場莊嚴迦囉沙拔尼幢頂嚴軍廣博樓閣三記句呪般若心經諸法因緣生偈如是等百餘大經一一各造百千餘部夾盛鐵銅嚴整鋪累第三意所依事者餅身之外琢五方佛表法標顯東方單杵南方寶珠西方蓮華北方交杵四維間厠四大天母所執器物又取西方佛成道處金剛座下黃膩真土及此方東西五臺岱嶽名山聖迹處土龍

腦沉箋紫白梅檀蘇合鬱金等香金銀珠璣
珊瑚七寶共擣香泥造小香塔一千八箇又
以安息金顏白膠熏陸都梁甘松等香和雜
香泥印造小香塔一十三萬並置塔中宛如
三寶常住不滅則神功聖德空界難量護國

於十

十六

佑民於斯有在竊論古今賢詰但載空名校
其靈蹤杳然無迹黃帝喬山之塚謾葬衣冠
虞舜蒼梧之陵空委韶樂伏犧但存於八卦
文命唯設於九疇奚聞不朽之真詎見剛真
之骨豈若牟尼舍利神化無方鍊而愈精鎚
而愈固金堅玉潤歷古恒傳聖帝明王累朝
欽奉故唐太宗皇帝有讚云

功成績劫印紋端 不是南山得恐難
眼觀數重金色潤 手擎一片玉光寒
鍊時百火精神透 藏處千年瑩彩完

於十

十七

定果熏修真秘密 信心莫作等閑看

宋仁宗皇帝讚鳳翔法門寺舍利塔偈曰

金骨靈牙體可誇 毫光一道透雲霞

歷代君王曾供養 累朝天子獻香華

鐵鎚任打徒勞力 百火焚燒色轉加

年年只聞開舍利 何曾頂戴老君牙

宋仁宗皇帝觀禮舍利述偈讚云

三皇拚質皆歸土 五帝潛形已化塵

夫子域中誇是聖 老聃世上亦言真

埋軀祇見空遺塚 何處將身示後人

惟有吾師金骨在 曾經百鍊色常新

察此至言可爲龜鑑按龍樹菩薩智度論云
如來舍利濟物將終變作輪王如意寶珠猶
與群生爲大利益則真靈不歇福世何窮今
天子不忘付囑之言恒存外護之意篤信佛

